

不

可

錄

宣夢生題



9099

不可錄重刻序

女色之禍。極其酷烈。自古至今。由茲亡國。敗家殞身。絕嗣者。何可勝數。卽未至此。其閒頹其剛健之軀。昏其清明之志。以頂天履地。希聖希賢之姿。致成碌碌庸人。無所樹立之輩者。又復何限。況乎逆天理。亂人倫。生爲衣冠禽獸。死墮三途惡道者。又何能悉知之。而悉見之耶。噫。女色之禍。一何酷烈。至於此極也。由是諸聖諸賢。特垂悲愍。或告之以法言。或勸之以異語。直欲福善禍淫之理。舉世咸知。而又徵諸事實。以爲法戒。企知自愛者見之。當必怵然驚。憬然悟。遏人欲於橫流。復天良於將滅。從茲一切同倫。悉享富壽康寧之福。永離貧病夭折之禍。此不可錄所由輯也。張瑞曾居士。欲重刻印施。命余作序。暢演窒欲要義。須知美色當前。欲心熾盛。法言異語。因果報應。皆難斷其愛心。若能作不淨觀。則一腔欲火。當下冰消矣。吾秦長安子弟。多玩促織。有兄弟三人。年皆成童。於月夜。捉促織於墳墓閒。忽見一少婦。姿色絕倫。遂同往捉之。其婦變臉。七竅流血。舌挖尺餘。三人同時嚇死。次日。其家尋得救活者一方。知其事。活者大病數月方愈。其家子孫。不許夜捉促織。夫此少婦。未變臉時。則愛入骨髓。非遂所欲。則不可及。既變

臉。則一嚇至死。愛心便成烏有。然當其羣相追逐時。固未始無血與舌也。何含而藏之。則生愛心。流而挖之。則生畏心。了此。則凡見一切天姿國色。皆當作七竅流血。舌挖尺餘之鈞頸鬼想矣。又何至被色所迷。生不能盡其天年。死必至永墮惡道耶。以故如來令貪欲重者。作不淨觀。觀之久久。則尙能斷惑證真。超凡入聖。豈止不犯邪淫。窣欲衛生而已。其女貌嬌美。令人生愛心而行欲事者。不過外面一張薄皮。光華豔麗。爲其所惑耳。若揭去此之薄皮。則不但皮裏之物不堪愛戀。卽此薄皮。亦絕無可愛戀矣。再進而剖其身軀。則唯見膿血淋漓。骨肉縱橫。臟腑屎尿。狼藉滿地。臭穢腥臊。不忍見聞。校前少婦所變之相。其可畏懼厭惡。過百千倍。縱傾城傾國之絕世佳人。薄皮裏面之物。有一不如是乎。人何唯觀其外相。而不察其內容。愛其少分之美。遂不計其多分之惡乎。余願世人。遺外相而察內容。厭多惡以棄少美。則同出欲海。共登覺岸矣。又當淫欲熾盛。不能制之時。但將女陰作毒蛇口。以己陽納蛇口中想。則心神驚悸。毛骨悚然。無邊熱惱。當下清涼矣。此又窣欲之簡便法也。

民國十一年壬戌釋印光謹撰

不可錄敦倫理序

天爲大父。地爲大母。一切男女。皆天地之子女。皆吾之同胞。既是同胞。當盡友愛。保護扶持。以期各得其所。如是則爲天地之肖子。無忝所生矣。既能保護扶持天地之子女。則天地必常保護扶持於其人。令其福深壽永。諸凡如意也。倘或肆意橫行。欺陵天地之子女。則其折福減壽。滅門絕嗣。一氣不來。永墮惡道。經百千劫。莫復人身者。乃自取其禍。非天地之不慈也。餘且勿論。卽如妻女姊妹。人各共有。人若熟視己之妻女姊妹。已則憤心怒氣。卽欲毆擊。何見人之妻女姊妹。稍有姿色。心卽妄起淫念。意欲污辱乎哉。夫同爲天地之子女。是吾同胞。若於同胞。起不正念。則是污辱天地之子女。欺侮同胞。其人尙得自立於天地之間。而猶謂之爲人乎。况夫婦之道。與乎三綱五常。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人倫也。人若行蔑理亂倫之事。則是以人身行禽獸事。身雖爲人。實則禽獸不如也。何也。以禽獸不知倫理。人知倫理。知倫理而復蔑倫理。斯居禽獸之下矣。然一切眾生。由淫欲生。故其習偏濃。須深隄防。作親作怨。作不淨想。庶可息滅邪念。而淳全正念矣。怨與不淨。前序已明。茲特約親而爲發揮。冀



諸閱者同敦天倫。毋懷惡念。四十二章經。示人見諸女云。想其老者如母。長者如姊。少者如妹。幼者如女。生度脫心。息滅惡念。梵網經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當生孝順心。慈悲心。如是則尙保護扶持之不暇。何可以起惡劣心。而欲污辱乎。明有一生患淫。不能自制。問於王龍溪。龍溪曰。譬如有人。謂汝曰。此中有名妓。汝可率韓就之。汝從其言。則汝母女姊妹也。汝此時一片淫心。還息否。曰息矣。龍溪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做真耳。人果肯將一切女人。作母女姊妹視之。則不但淫欲惡念無由而生。而生死輪迴亦當由茲頓出矣。不可錄一書。法語巽言之訓。福善禍淫之案。與夫戒忌之日期處所。一一畢示。其覺世醒迷之心。可謂誠且摯矣。維揚張瑞曾居士。利人心切。卽爲刻行。命光發揮窒欲之要。因以怨以不淨。而敘其大旨。繼因其堂兄正勛逝世。擬以此功德。薦其靈識。俾罪障消滅。福智崇朗。出五濁之欲界。生九品之蓮邦。因居士孝友之情。故復撰敦倫之序。祈見聞者各詳察焉。則幸甚幸甚。民國十一年壬戌閏五月朔常慚愧僧釋印光謹撰

不可錄

訓飭士子戒淫文

文帝曰。天道禍淫。其報甚速。人之不畏。夢夢無知。苟行檢之不修。卽災殃之立至。嗟爾有眾。聽予訓言。惟惠迪吉。自古云然。不善降殃。昔人明戒。春秋之淫亂。皆敗國而亡家。風雅之刺譏。盡鴉奔而鵠逐。故逆理乃自戕其性。而貪淫卽自奪其名。人事一乖。天心盡怒。桂香上苑。非潔己者難邀。杏宴天恩。豈汚名者可得。予蒞文衡。嘗垂教示。奈士子止貪半响之歡。罔惜終身之計。淫人人淫。交手爲市。業報慘酷。洗心者誰。吾於二八試闈。每多臨時去取。一筆勾削。只緣窺彼鄰妻。數字增加。端爲拒茲室女。欲聞平地之雷。莫起寸心之火。終年潦倒。豈負學苦文高。一世迍邐。悉是踰閑敗節。士人不察於所由。反或怨天而恨地。植來黃甲。只在心田。衣爾紫袍。總由陰鷲。棘闈滿地皆神。文院三場有鬼。惜哉字字珠璣。忽遇燈煤落卷。悵矣篇篇錦繡。無端墨跡汚文。此時予實主持。孰謂蒼天無限。榜發三元。爲有驚神之德。蓮開並蒂。旋聞墜蕊之凶。倘能持正而不邪。自爾名歸而祿得。特頒新諭。咸使聞知。

世之橫行無忌者。每說地獄是甚。不與此等。但力辨世人。請看世上。人行善。有的。人種。好報。壽報。全。即此。便是。是天堂。作惡。有。人。種。每。有。或。刀。水。火。或。官。司。或。疾。疫。此。使。地。獄。光。陰。陽。

不可

錄

戒淫聖訓

二

### 戒淫聖訓

文帝垂訓曰。吾奉金闕至尊之命。於每月寅卯日。按行酆都地獄。考定天下有罪人。民事實。見夫黑籍如山。皆是世人一生孽案。其閒作惡多端。惟淫惡之報。天律最嚴。姦人妻女。玷人閨門。在地獄中。受苦五百劫。方得脫生。爲驢爲馬。又五百劫。乃復人身。爲娼爲優。設謀造計。姦宿寡婦。尼僧。敗人操履。在地獄中。受苦八百劫。方得脫生。爲羊爲豕。供人宰殺。又八百劫。乃復人身。爲瞽爲啞。以卑亂尊。以長亂幼。敗壞綱常。在地獄中。受苦一千五百劫。方得脫生。爲蛇爲鼠。又一千五百劫。方得人身。或在母胎中死。或在孩抱中亡。畢竟不享天年。更有造作淫書。壞人心術。死入無間地獄。直至其書滅盡。因其書而作惡者。罪報皆空。方得脫生。淫書之爲害。不可勝數。常有名閨淑媛。識字知文。或綠牕畫靜。或青燈夜闌。展卷視之。魂搖魄蕩。不禁慾火之焚。遽成奔竊之行。致節婦失節。貞女喪貞。更有聰明子弟。秀而有文。一見此書。遂起慾想。或手淫而不制。或目挑而苟從。小則斲喪元陽。少年夭折。大則瀆亂倫紀。不齒士林。若夫巧作傳奇。當場演出。教習嬰童。備示淫態。亂人清操。不可勝數。職其根由。皆淫書所致。奈何士子以夙世之

一理既  
登無地  
賦耶石  
來前貞  
淫者淫  
貴者罪  
實深重

如此一  
便消念

殊不值  
得

慧根。握七寸之斑管。不思有功於世。積福於身。徒造無窮之孽。干上帝之怒。自蹈於冰淵火坑而不恤。深可悲也。三丰張真人戒淫說曰。人生天地。稟五行之秀。具剛正之氣。夫夫婦婦。人道之常。越禮亂倫。等諸禽獸。淫邪之行。志士所當力戒也。夫天下蠢然者。莫如物。乃雉鳩定偶而不相亂。哀雁孤鳴而不成行。人不如鳥。負此人名。遜物之靈矣。奈此蚩蚩之氓。不解色即是空。同於幻泡。猶羨紅顏綠鬢。恩愛纏綿。豈知人同此心。反觀皆可自悟。爾等於淫人婦女時。當即自思。設此時吾婦人淫。枕畔戲笑。曲盡綢繆。爾介於其傍。爾見此種情形。當必心中如刺。眼內如火。奮擊追殺。刻不容緩。何至淫他之人。忘卻回想。遽爾牽帷。自鳴得意乎。此時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其怨怒猶是。欲殺割猶是。有不瞋目切齒。謀爲報應者乎。災禍之起。至不旋踵。興言及此。能不寒心。又况捨身利劍。碎首鄰塔。陽臺之夢未終。而泉臺之扃已掩。青燐碧血。皆紅粉之變爲之。美人原是胭脂虎。豈不信哉。即不至此。而淫人妻者。強者鳴之當途。弱者隱恨終身。宗族含不解之羞。夫婦絕百年之好。死生莫測。變態多端。或陰圖報復。或暗地傷殘。祖父本無大咎。附會者即猜爲極惡。至若夫若子若孫。世玷清名。移人骨肉。亂我宗祧。

至理名言  
可怕之至

縱身登仕籍。名譽彰聞。終必遺臭無窮。既不齒於人倫。亦永傳爲話柄。是殺人之慘毒。止及一身。而無刃之鋒。不啻殺人數世也。總之淫念根於好色。欲絕淫胎。先嚴色戒。一好色好淫。則己身不正。而一種柔腸媚骨。不能制人。必多爲人所制。由是徇私情。廢孝友。父母兄弟。棄置不顧。舍此一好之外。惜然無知矣。由是妻妾子女。失所防閑。任其穢亂。閨闈。默爲報應。亦必惜然無知矣。且夫好淫者。子孫必至夭折。後嗣必不蕃昌。何則。我之子孫。我之精神。種之。今以有限精神。供無窮花柳。譬諸以斧伐木。脂液既竭。實必消脫。一己之精神。尙渙散而不積。又安望集於子身。則所生單弱。在所必然。至業已單弱。而父母之淫根不絕。稟氣授受。大率都肖。再傳而後。薄之又薄。弱之又弱。覆宗絕祀。適得其常。淫禍之烈。可勝言哉。嗚呼。人壽幾何。百年一瞬。縱不顧名節。不惜身命。未有不念及子孫。謀及血食者。苟一計及。方追悔不暇。有何娛樂。尙思逞慾耶。至於空門孀寡。僕婦青衣。娼家妓館。名分所關。身家所係。尤易明察。無庸多贅。是在有志者。清淨爲基。存誠爲用。堅忍爲守。決烈爲志。存之以不動。養之以湛如。舉凡誘人入罪。一切誨淫之書。付彼祖龍。爲天下蒼生造福。狎淫之友。擯不與通。易吾好色之心。殫精會神。圖

爲有益。將見何名不立。何利不收。而五福之休。畢集於我躬矣。是爲勸。

戒淫文

孽海茫茫。塵寰擾擾。總是心爲形役。識被情牽。遂爾競慕風流。侈談情種。嬌女何心。願盼輒視爲有意之凝眸。深閨不無笑言。便揣作多情之勾引。或賄不足。餌而以才誘。或直不能遂。而以巧媒。繾綣則託於夙因。邂逅便神爲天合。飲酢酒而稱快。臥薪火而求安。貪片刻之歡娛。逞如天之色膽。豈知神人共忿。覆載難容。或墮節行而妻女酬償。或污聲名而子孫受報。絕嗣之墳墓。無非戀色狂徒。妓女之祖宗。盡是貪花浪子。當富則玉樓削籍。應貴則金榜除名。地獄餓鬼畜生。死受三途之苦。笞杖徒流大辟。生遭五等之刑。恩愛到此成空。罪孽而今莫贖。謹勸青年佳士。黃卷名流。未蹈邪淫者。謹防失足。曾犯匪行者。急早回頭。

戒淫格言

汪舟次曰。諸惡業中。惟色易犯。敗德取禍。亦莫過此。常卽萬惡淫爲首一語思之。世間惡業無窮。何至以淫爲最。蓋淫念一生。諸念皆起。邪緣未湊。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

石勢所必

此段最  
顯露  
骨竦然

沈痛之  
至

械心。少有阻礙。生瞋恨心。欲情顛倒。生貪著心。羨人之有。生妒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廉恥喪盡。倫理俱虧。種種惡業。從此而起。種種善願。從此而消。故曰萬惡淫爲首。夫一動淫心。未必實有其事。已積惡造業如此。况顯蹈明行。罔知顧忌者乎。世有忠厚善人。而身後不昌。才士文人。而終身潦倒者。其病皆由於此。今欲斷除此病。當自起念時。截斷病根。太上不言私美色。而言見美起心。蓋止一起心。而罪已不可逃矣。○殺人者止及一身。淫人者毒其數世。不獨伊夫閨門不肅。終身難以對人。卽上而公姑。下而子女。莫不恥懸眉睫。痛入心脾。更有夫怒而殺其妻。父怒而鳩其女。甚至因是而斬人子息。絕人宗祧。亦念片時娛樂。所得幾何。而將良家妻女。無端誘入火坑。無論冥報彰彰。而此心抑何太忍。○孀居苦節。本是一點貞心。鬼神欽敬。今乃眉來眼去。致他此心一動。不復自持。從前苦節。一時盡喪。罪大惡極。莫此爲甚。至於破殘閨秀。無論醜聲揚播。人所共棄。卽或有人娶去。往往敗露逐還。父母含羞。兄弟負恥。因而氣忿隕命者有之。抑鬱傷身者有之。人亦何憾於彼。而必爲此害人害己之事哉。○婦女何知遠大。或因一時之愛慕。而願結鸞儷。或因年少之無知。而感懷膚誘。可憐無瑕白璧。頓受塵翳。後

此除德中之第一比之。出好金。做過事。無不及。

觸目驚心。

恐怕防不周全。

雖終身抱悔。而此日之淫污莫滌。更有一朝被染。而畢生之廉恥皆忘。興言及此。實爲寒心。是以古之君子。雖彼攬袂相邀。牽幃相就。當不禁嚴莊拒絕。迴蛾眉胥溺之狂瀾。婉轉開陳。示錦帳回頭之道岸。倘能收拾芳心。保全貞性。則數世之陰靈。皆被仁人之厚澤矣。○至若婢女僕婦。尤易行姦。不知此輩。本屬良民。不過因難投充。以貧自鬻。奈何既役其身。又亂其性耶。况家政不肅。家道不和。大都由此。或妒妻鞭撻。以傷生。或悍僕反脣。以噉主。或父子不知而聚賭。或兄弟交迷而薦寢。甚者以骨肉胞胎。淪爲賤賤。後人無知。誤行褻狎。名爲主婢之分。陰有兄妹之戚。傷風敗俗。所不忍言。○又有假隨喜之行蹤。誘空門之豔質。敢污佛地。敗壞清修。此與尋常淫惡。定加三等。○更有別種狂癡。漁獵男色。外借朋友之名。陰圖夫婦之好。彼既見鄙於眾人。我亦不齒於正士。等而下之。狎優童。昵俊僕。心因慾亂。內外不分。我既引水入牆。彼必乘風縱火。其間蓋有不可知者。○他如寄興青樓。自謂風流雅事。不知淫娼賤質。百種溫存。無非陷人鉤餌。一入其中。極聰明人。亦被迷惑。遂至亂其心志。廢其正業。破家蕩產。流入匪類。况遇屍癆之婦。瘡毒之妓。延染及身。脫眉去鼻。痛楚難堪。豈惟不齒於親朋。抑且見憎於妻子。

此種善了苦  
頭費了錢  
多買錢  
少買錢  
財去買  
來的

此種大  
口  
雙最大  
到此地  
到悔之  
晚矣

卽良醫療治。獲全性命。而毒氣內傷。多致不能生育。縱有生育。而先天毒盛。往往發爲異瘡惡痘。以致夭折。因此覆宗絕祀。嗟何及哉。○顏光衷曰。少年欲竇。何所不至。譬如口腹嗜味。愈縱愈狂。力自節制。則味淡將去矣。又有肆邪說。以鼓其欲曰。好色非慧男子不至此。吁。鴉之奔奔求偶。狐之綏綏求媚。彼非其慧性哉。任我之欲而無禮。則禽獸何殊焉。且少年才士。染指良家。則陰譴禍殺可懼。恃財嫖蕩。則耗家惡疾可虞。漁獵男色。則辱人敗行可恥。何如漸忍漸戒。可以省些腸斷。積些陰德乎。有倡此蠱惑人者。罪應與此同科。○由來縱慾導淫。莫甚於市井。聚談則無非閨闈。結伴則浪跡花街。無心偶盼。輒謂多情。中道相逢。便矜奇遇。以竊玉偷香爲趣事。視敗倫傷化若尋常。相扇成風。毫無顧忌。不知心無二用。花柳情深。必至拋荒生理。由是求利者資本漸消。幫人者生涯難保。且惡因日積。罪孽日深。顯則傾家蕩產。市中之拮据徒勞。陰則削祿減年。命裏之榮華盡喪。大則父母無依。肝腸暗裂。小則身名頓墮。流落堪嗟。甚至敗露觸兇。而七尺之軀。頃刻作刀頭之鬼。奈何彰彰淫禍。動曰迂談。而甘心流爲匪類哉。○世人好於後生小子前。語及淫褻。以爲笑樂。彼年少無知。烏知利害。聞此不覺津津。由是鑿其

爾去想  
來害人  
一命該  
當何罪

確切不  
易

此種功  
德必然  
於後萬  
代

未破之真。竭其未充之髓。以致奄奄成疾。甚至天亡。終身禍患。實由傍人之鼓舞始也。夫不能正言規戒。已非益友。况又從而導之。拔舌地獄。當爲此等人設。○昔人謂閱淫書有五害。妨正業。害一。耗精神。害二。亂心志。害三。或友人借看。則害友人。或子孫竊視。則害子孫。談淫穢有三罪。揚人醜。傷己德。褻天地神明。若能以身率物。或逢人觀看稗史。談及香閨。當援引貞淫果報。曉勸一切。或廣座危言。或密室苦口。無畏擲揄。無避迂腐。婉轉勸導。則千百人中。必有受其益者。近日文詞小說。街坊貨賣者甚眾。凡淫穢難堪之語。不可形於齒頰者。公然筆之於書。卽就其尤雅者。亦無非偷會私期。敗名喪節之事。後來反得顯貴團圓。將中葺之醜。說得毫無足怪。無知閨女。遂誤認爲佳人才子之事。由此喪貞失節。玷辱家風。萬年難洗。至於開小兒未萌之竇。啓村夫羨慕之心。種種禍害。不可殫述。更有春宮淫像。亦屬導淫之階。此皆流毒人心之甚者也。居顯位有言職者。誠能嚴行禁止。搜刻板而盡燬之。其有裨於風化。豈淺鮮哉。○樂圃朱善曰。閨房之樂。本非邪淫。妻妾之歡。雖無傷礙。然而樂不可極。慾不可縱。慾縱成患。樂極生悲。古人已言之矣。人之精力有限。淫慾無窮。以有限之精力。資無窮之淫慾。無怪乎年方

真是一  
髮千鈞

少而壽遽夭。人未老而力先衰也。况人之一身上承父母。下撫妻子。大之有功名富貴之期。小之有產業家私之受。關係非淺。乃皆付之不問。而貪一時之宴樂。不顧日後之憂危。則何也。且寡慾者必多男。貪淫者每無後。蓋精力衰薄。養育難成。遂至子息單微。甚而後嗣滅絕。是其爲禍。可殫述哉。○周思敏曰。人生天地間。聖賢豪傑。惟其所爲。然須有十分精神。方做得十分事業。苟不知節慾以保守精神。雖有絕大志量。神昏力倦。未有不半途而廢者。○慾火焚燒。精髓易竭。遂至罔其聰明。短其思慮。有用之人。不數年而廢爲無用。而且漸成癆瘵之疾。蓋不必常近女色。只此獨居時。展轉一念。遂足喪其生而有餘。故孫真人云。莫教引動虛陽發。精竭容枯百病侵。蓋謂此也。○色是少年第一關。此關打不過。任他高才絕學。都不受用。蓋萬事以身爲本。血肉之軀。所以能長有者。曰精。曰氣。曰血。血爲陰。氣爲陽。陰陽之凝結爲精。精含乎骨髓。上通髓海。下貫尾閭。人身之至寶也。故天一之水不竭。則耳目聰明。肢體強健。如水之潤物。而百物皆毓。又如油之養燈。油不竭則燈不滅。故先儒以心腎相交爲既濟。蓋心君火也。火性炎上。常乘血氣之未定。熾爲淫思。君火一動。則肝腎之相火皆動。腎水遭鑠。洩於外面。竭於

之慎之慎

內矣。男子十六而精通。古者必三十而後娶。蓋以堅其筋骨。保其元氣。且血氣稍定。亦不至如少年之自耗也。近世子弟。婚期過早。筋骨未堅。元神耗散。未娶而先撥其本根。既婚而益伐其萌孽。不數年而精血消亡。奄奄不振。雖具人形。旋登鬼籙。此固子弟之不才。亦由父兄之失教。今爲立三大則。曰。勤職業以勞其心。別男女以杜其漸。慎交遊以絕其誘。如此則內外交修。德業日進。而父兄之道盡矣。○欲戒淫行。必自戒淫念始。淫念起。則淫行隨之矣。然則何以制之。曰。邪友不宜近也。邪地不宜入也。邪書不宜看也。邪話不宜聽也。蓋邪交一近。則益友日疎。自然漸染引誘。漸入下流。放僻邪侈。無不爲已。邪地一入。則正念難持。自然技癢心熱。把持不定。游移俄頃。悔恨終身。言念及此。可不戒諸。至邪書邪話。不過文人游戲。閒漢謔談。彼欲編成一事。自然說得美好團圓。要皆捏造虛誣。豈可信爲真實。若以爲偶觸無妨。焉能動我。則潛滋暗長。有隱受其害而不知者。總之守身之法。寧可過爲防閑。不可稍自寬縱。寧可人笑迂板。不可自命圓通。苟非致嚴於平日。能保無失於臨時哉。○趙鴻寶曰。色慾一節。說得硬。拏不定。一念稍疎。陷溺難返。念念堅忍。當境忽移。惟於平日。對先哲於簡編。置格言於座右。清心寡

懷疑之  
際最要  
留意

一念之  
間禍福  
分明竟  
是一天  
地矣

此是門  
庭衰兆  
此是門  
庭衰象

慾胸中於禮法因果。確信不疑。偶動邪念。當下痛除。如此則當境自能猛省。至於男女之際。務遠嫌於瓜李。雖係至親至厚。定須內外分明。一言一笑不苟。安心自然不萌動矣。此正本清源之法也。○凡人最易失足。只在豔冶當前。勃然難制之一刻。試思閉目不窺。坐懷不亂。不過片念能持。而可以登大魁。致顯位。光祖考。福子孫。較之半世青燈黃卷。與他途積德累功者。事半功倍。又何苦以俄頃歡娛。棄蓋世之功名。博終身之荼毒哉。倘操守不嚴。縱情任意。彼粉白黛綠。轉眼成空。而由此奪算。由此減祿。由此殺身。且命該富貴者。註貧賤。應有子者。罰無嗣。妻女有淫泆報。子孫受困窮報。種種惡業。不一而足。噫。悔已晚矣。○今人平居不知謹飭。或對子女而夫婦嬉笑。或畜媵妾而塗敷脂粉。或縱妻出外遊觀。或奴婢犯姦不禁。種種不肅。何以齊家。若寡慾清心。笑言不苟。內外有別。防閑有法。則閨門之內。雍肅如賓。有不令人愛敬者哉。

邪淫十二害

冒起宗。註感應篇見他色美起心私之二句云。見他人妻女的美貌。便起了奸邪的私心。這箇念頭一起。雖無實事。已難逃鬼神的禍罰。蓋萬惡淫爲首。愚人不知利害。作此

罪孽。今試講種種禍害。指醒迷途。一害天倫。男女各有配偶。這是天定的倫。亂了他。不要講到他們情義乖離。他的倫。我去亂了。便與禽獸無二。披毛帶尾。是無別的。戴帽穿衣。豈可做此事乎。一害人節。婦女一生大事。只重節字。亂了他。使他失節。瓦破豈能再完。一害名聲。憑你機密。無人不知。臭聲遠播。供人傳笑。就是他的親戚。也是面覺無顏。一害門坊。羞辱他父母公婆。羞辱他丈夫及兄弟姊妹。羞辱他子女孫媳。一門中恥掛眉額。痛纏心骨。實是殺他三代了。一害性命。或婦女因受氣致死。或其夫憤死。或夫殺妻。或父殺女。或婦殺夫。或夫殺奸人。或奸人被眾打死。或婢女因妒妻致死。一害風俗。鄰里中有這廉恥喪盡。人面獸心的人。愚人看了榜樣。朋比爲奸。最足傷風敗俗。這種惡習。定遭劫數。這六樣害。是害人的。一害心術。淫念一生。種種惡念都生。如幻妄心。貪戀心。機心。妒心。牽纏不住。意惡最重。一害陰鷲。鷲是定。說上天冥冥中。有安定人的道理。就是本善的性。做人的胎元。今亂了常道。敗德喪行。傷天理。滅良心。斲削了陰鷲的理。便要墮入地獄畜生的惡道。一害名利。感應篇說。三台北斗。三尸竈神。隨身察過。那有夜深人靜。上天不知的理。歷看果報。如李登犯了。削去狀。

元宰相。宜與木客某犯了。黑虎銜他頭去。命該富貴。也要削盡。况福分淺薄。狼狽何堪。

一害壽命。鬼神削奪人壽。淫惡爲最。况且慾火焚燒。精神竭。骨髓枯。又或驚恐死。勞瘵死。惡瘡死。好色必死。早年短折。

一害祖父。祖父相傳的血脈。拋在那里。這最是忤逆路頭。并一生的福分削盡。從此敗家聲。絕祭祀。陰閉祖先。當作餒鬼了。能不恨極。

一害妻子。佛經說。無有子息。亂人妻故。妻女淫亂。亂人室女故。把妻女去還債。又絕了後嗣。這不但看書上的果報。試看故世的淫人。箇箇這樣。便知未故世的淫人。也是箇箇這樣的。

這六樣害。是害己的。以上十二害。都從格言因果中來。更兼目覩時事。望我同志。豫把禍患認清。庶不臨時迷昧。前賢說。這一關要忍。要堅忍。要很忍。又說。常想病時死日。邪念便消。又說。早夜點香一炷。靜坐半時。使心猿意馬。漸漸調伏。依這三說。更把十二害。日日看看。時時想想。便是戒邪淫的良法。况如唐阜。羅倫。謝遷。王華的科甲。只因力拒奔女。趙秉忠。周旋。馮京的貴顯。只因其父不犯邪淫。片刻間關係禍福。豈不極大。這他字。包括婢女僕婦在內。昔文帝重降陰鸞文說。香幃私婢。繡榻憩奴。俱膺必誅之律。人同一體。都是不該犯的。要知善人終身不貳色。視老如母。視長如姊。視

少如妹。視幼如女。他來就你。終要力拒。守定了遠邪十法。一清心地。二守規矩。三敬天神。四養精神。五勿目看。六戒談穢。七燒淫書。八省房事。九勿晚起。十勸共戒。前人有戒邪淫單式刻送。內說每領一單。勸十人。寫名簽押。具疏神前。共誓戒淫。這法最好。單式也是易做的。

### 勸戒十則

閨秀豈容玷辱。一生名節攸關。六親體面沒遮欄。結定怨家不散。縱使臨婚瞞過。隱含羞恥難安。痛纏心骨。怨如山。蒙垢千秋莫澣。處女

人孰不思偕老。可憐獨守空房。芳池拆散兩鴛鴦。此後雙飛絕望。死者別無餘願。祇求爲我增光。智欺勢壓太猖狂。終作怨家孽障。孀婦

有女皆期得所。守貞待字于歸。只因窮困兩相違。骨肉親情如水。莫認階前之草。休貪席上之杯。百年難保舊門楣。祇恐後嗣不美。婢女

僕婦雖然下賤。含羞帶恥人同。入牢無奈強相從。罪惡一般深重。彼自分明配偶。我當嚴整家風。從來義僕幹奇功。都是主恩感動。僕婦

他既爲我鞠子。吾寧因子姦他。終年琴瑟遠違和。祇爲家貧難過。况彼良人在室。望他守節心多。自羞自恨痛如何。勸爾早些看破。乳媪

貧窘甘心忍辱。端須仁者保全。逞財乘急肆淫姦。作孽終身不淺。窮富由來無定。家資聚散如煙。阿誰能買子孫賢。只恐後來難免。貧婦

彼既修行出世。豈容覓趣調情。敗他戒行壞他名。不願佛家清淨。神目赫然如電。地方借隙相乘。官刑冥罰禍非輕。真是墮身陷阱。尼姑

有種青樓妓女。倚門百媚妖斜。須知君子愛身家。執玉一般恐怕。彼自落花無主。我終白璧蒙瑕。破傷財物誤生涯。染毒罹疴禍大。娼妓

娶妾祇因嗣續。何須少艾重重。脂紅粉白鬪儂工。總是一場春夢。每見富翁多寵。糟糠冷落閨中。隨時取樂逞淫風。性命攸關實重。姬妾

配合原爲正理。豈容顛倒陰陽。污他清白暗羞降。自己聲名先喪。浪費錢財無算。戕生更自堪傷。請君回首看兒郎。果報昭昭不爽。男色

蕩蕩情天。昏昏慾界。智慧都迷。癡呆難賣。亦念夫夫婦婦。正家道以無乖。庶幾子子孫孫。肅閨門而勿壞。如何鑽穴。絕無煩蚨蝶之媒。竟至踰牆。償不了鴛鴦之債。萬惡以淫爲首。曾榜森羅。百殃悉降於身。非徒天瘡。削他桂籍。生前則窮巷空悲。斬爾椒條。死後之荒塋孰拜。箇箇中庸記得。九經忘遠色之經。人人論語讀完。三戒昧少時之戒。血氣多緣未定。智愚那得不移。和也者。財先可餌。強乎哉。力莫能支。刑于寡妻。破節而故夫暗泣。搜其處子。含羞而新婦羣疑。以傭嫗爲易姦。嚙而忽聚。以乳娘爲可犯。蠱豈堪醫。美婢調來。獅吼之威教徧授。頑童比及。龍陽之醜更難知。帶肉骷髏。偏喜狎顛狂之妓。低眉菩薩。亦怒污清淨之尼。傳曰。男有室。女有家。毋相瀆也。禮云。內外亂。禽獸行。則必滅之。則有舌上燦花。毫端錯彩。誘人顛墜於邪山。罰爾沈淪於苦海。自詡文人才子。風流之趣語頻翻。遂令怨女曠夫。月下之佳期早待。好談中冓。一言傷天地之和。妄著淫書。萬劫受泥犁之罪。演出橫陳之劇。聲音笑貌。誰則弗思。描將祕戲之圖。袒裼裸裎。焉能不洩。酣歌豔曲。魂已蕩而魄已消。偽造僊方。陽可補而陰可采。是皆導入三途。能不孽添百倍。放鄭聲而有訓。此語應聞。思魯頌以無邪。其言猶在。何勿誨淫。轉而好德。無

思乃保無爲。有物本來有則。想到懸崖撒手。慾火難紅。急從彼岸回頭。狂瀾勿黑。過而能改。福尙可以自求。善更能遷。禍定消於不測。綠衣引去。洪學士之上壽。還登黃紙標來。項秀才之高魁。旋得出乎爾。反乎爾。報應分明。不可追。猶可違。挽回頃刻。罪不加懺悔之人。夢已入清涼之國。非禮勿動。衾影中浩浩其天。反身而誠。倫紀中賢賢易色。樂爾妻孥。畢其嫁娶。天桃各詠于歸。少艾焉容外慕。鸞幃夢暢。提頭而人面模糊。鳳管詞新。拔舌而鬼形恐怖。戒得心中如鐵。法網詎羅。色原頭上從刀。殺機已露。生貪有限之歡。沒受無窮之苦。能忍堅忍。很忍。便致神欽。視淫意淫。語淫。都防天怒。奔還要拒。風清月白之吟。烈更須揚。露峽雪江之句。自己閨房之樂。亦莫常耽。他人牀第之言。胡堪輕訴。青樓薄倖。休教縱慾三年。白璧無瑕。祇在閒情一賦。

商子拜亭。越中名士也。一夕夢

文昌帝君謂之曰。子有賦才。曷不作戒色賦一篇。爲我喚醒世人。醒而爲之。下筆似有神助。字字窮形盡相。言言怵目驚心。願天下文人才士。低徊往復之。

福善案

宣德中。曹文忠公薨。以歲貢授學正。不就。改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於驛亭。甚美。意欲就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焚之。天明。召其母家領回。後大廷對策。忽飄一紙墮几前。有曹鼐不可四字。於是文思沛然。以狀元及第。

餘杭陳醫。有貧人病危。陳治之痊。亦不責報。後陳因避雨過其家。其姑令婦伴宿。以報恩。婦唯唯。夜深就之。曰。君救妾夫。此姑意也。陳見婦少而美。亦心動。隨力制之。自語曰。不可。婦強之。陳連曰。不可。坐以待旦。最後幾不自持。又大呼曰。不可。二字最難。天明遁去。後陳子應試。主試棄其文。忽聞呼曰。不可。挑燈復閱。再棄之。又聞連聲呼曰。不可。不可。最後決意棄之。忽聞大呼曰。不可。二字最難。連聲不已。因錄之。榜後召問故。其子亦不解。歸告父。父曰。此我壯年事也。不意天之報我如此。

馮商。壯年無子。妻每勸其置妾生男。後如京師。買一妾。成券償金矣。問女所自。涕泣不能言。固問之。曰。父因綱運負欠。鬻妾以償。馮惻然。亟還其父。不索原銀。歸。妻問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閱數月。妻娠。將誕之夕。里人皆見鼓吹喧闐。送狀元至馮家。是夕生兒。即馮京也。後中三元。官至太子少師。相業甚盛。

無錫孫繼皋。館於某家。主母遣婢送茶一杯。杯中一金戒指。孫佯爲不知。令收去。是夜婢來叩門云。主母到矣。公急取大板頂門不納。明日遂歸。人問故。曰。生徒不受教也。終不露其事。後大魁天下。子孫貴顯。

溫州周旋之父。多子而貧。鄰人富而無子。令妾與之乞種。夜招飲。其夫佯醉而出。妾出陪告以故。旋父愕然。遽起而門已閉。適以手書空曰。欲傳種子術。恐驚天上神。而壁不願。正統乙卯。旋中鄉榜。太守夢迎新狀元。卽旋也。彩旗上大書欲傳種子術。恐驚天上神。太守莫測其故。丙辰果中狀元。太守稱賀。因述夢中所見。父曰。此老夫於二十年前書空語也。終爲諱之。

太倉陸公容。美丰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夜奔公寢。公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云。風清月白夜。聽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託故去。是秋中式。先時公父夢郡守送旗匾鼓吹。匾上題月白風清四字。父以爲月宮之兆。作書遺公。公益悚然。後成進士。仕參政。

毗陵有錢姓者。行善乏嗣。里中喻老。爲勢家索逋負。械不決。妻女凍餒。求貸於翁。翁如

數與之。不收文券。事解。喻挈妻女踵謝。翁妻見女色美。欲聘爲妾。喻夫婦欣然。翁曰。吾聞乘人之難。不仁。本意作善。而以慾終。不義。吾寧無子。決不敢犯。喻夫婦拜泣而退。翁妻是夕夢神謂曰。汝夫陰德隆重。當錫汝貴子。踰年果生一子。名天賜。十八歲聯捷。官至都御史。

歸安沈桐。字觀頤。家貧。族兄遜洲。薦至姻家訓蒙。婦孀子幼。一夜婦私奔焉。桐峻拒之。次日卽辭歸。婦恐語洩。備禮敦請。又促遜洲往邀數次。不赴。屢詰其故。桐終不言。但曰。不而已。次年聯捷。官至巡撫。

徽商王志仁。三十歲無子。有相士謂其十月當有大難。王素神其術。因亟往蘇。斂資歸寓。晚偶散步。見一婦投水。王急取十金。呼漁船救之。問故。婦曰。夫傭工度日。畜豕償租。昨賣之。不意皆假銀也。恐夫歸見責。無以聊生。故謀死耳。王惻然。倍價周之。歸語其夫。夫不信。迺與婦共至王寓質焉。王已寢矣。婦叩門呼曰。投水婦來謝。王厲聲曰。汝少婦。吾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夫悚然曰。吾夫婦同在此。王乃披衣出見。纔啓戶。牆忽傾倒。臥榻已壓碎矣。夫婦感歎而別。後歸家。遇相者大駭曰。子滿面陰鸞紋現。是必曾救人命。

後福未可量也。後連生十一子。壽九十六。尙康健。

宋楊希仲。新津人。微時。館成都富家。有一美妾。自負才色。詣館調戲。希仲正色拒之。其妻是夕夢神告曰。汝夫獨處他鄉。不欺暗室。當魁多士。以彰善報。次年。蜀闈第一。

徽州程孝廉。濱溪而居。溪上木橋甚窄。有一女子探親過此。失足落水。孝廉遣人救之。令妻爲之烘衣。日暮不能歸。又令妻伴宿。次日送歸母家。女之舅姑聞之不悅曰。媳未過門。宿於人家。非完女矣。令媒妁退婚。孝廉聞之。親往力諭。乃得成婚。不一年而夫卒。有遺腹一子。嗣後孀婦教之讀書。燈下常流涕曰。汝若成名。無忘程孝廉之恩。其子少年登科。丙辰入會場。每成一藝。必朗誦。拍案得意。後忽放聲大哭。適孝廉與之隔號。亟問其故。少年曰。七篇皆極得意。不意燈煤焚卷。勢必貼出。是以哭也。程曰。可惜佳文。置於無用。若肯與我謄寫。得中。當圖厚報。少年卽以文與程。果中進士。出榜後。少年詣程寓索報。程置酒與飲。少年因問程君有何陰德。而以我文成名。程自反平生。無他陰德。少年固請不已。程良久。述前曾救一女子事。少年俯地而拜曰。先生是我母之大恩人。也。敢望報乎。因以母燈前語泣告之事。以師禮。世爲婚媾。

徐昂。揚州人。試春闈。京中有王相士。多奇中。徐往質之。王曰。君相乏嗣。奈何。及登第。爲西安郡守。途閒納一姬。頗妍麗。徐訊其姓氏。答曰。予父某。作某官。喪於某年。向以饑歲。爲強暴掠售於此。徐深憫之。卽焚券。不令爲妾。及之任。具奩資。擇善士嫁之。秩滿如京。王見之。駭曰。君相異矣。子星滿容。詎非陰德所致乎。未幾。徐庶妾。一再歲而育五子。姚三。非本姓。卞。博學善詩文。館於懷氏。有女常窺之。卞岸然不顧。一日。晒履於庭。女作書納其中。卞得之。卽託故辭歸。袁怡杏作詩讚之。有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之句。卞答書。力辯其無此事。怡杏緘其書而題曰。德至厚矣。子孫必昌。後其子諶。曾孫錫。皆成進士。

林增志。溫州人。奉佛持戒。一日夢觀天榜。見己名在第十。下書不殺不淫之報六字。戊辰。果中第十名。

何澄。以醫著名。同郡孫子。久病不愈。邀澄治之。其妻密語澄曰。良人病久。典賣殆盡。願以我身酬藥資。澄正色卻曰。娘子胡爲及此。但安心勿憂。當爲療治。慎勿以此汚我。且自汚也。其妻慚感而退。是夕夢一神引至公署。主者曰。汝行醫有功。且不於急難中亂

人婦女奉上帝勅。賜汝一官。錢五萬。未幾。東宮得疾。詔澄一服而愈。賜官錢。悉如夢。揚州高尚書父。販貨京口。客寓中。時聞安息香撲鼻。一日。忽見壁隙中。伸進一枝。公從隙窺之。見少女獨坐。次日。公訪之主人。卽其女也。問何不字人。答曰。擇婿難耳。數日。公訪得一壻。謂主人曰。吾見高鄰某郎甚佳。欲爲作伐。何如。曰。吾意亦屬之。但其家貧。公曰。不妨。吾當借資與之。卽爲說合。贈數十金以完其美。公歸。夢神語曰。汝本無子。今賜汝一子。可命名銓。踰年。果生一子。後登進士。仕至尙書。

松江諸生沈鸞。中年尙艱子嗣。家貧就館塾。一夕。歸家遇雨。門已閉。聞室中有處女聲。詢之。乃鄰女也。以夫人寂處來作伴。沈遂囑勿啓門。冒雨去。宿道院。是夜。夢上帝以兩色絲授之。覺時方子夜。見殿內光輝四映。五彩眩目。蓋雨散而月華也。嗣連舉二子。長文系。次可紹。相繼登第。

德清蔡啓傳。初應鄉薦。時尙無子。夫人私蓄三十金爲置一妾。妾至。垂泣不止。公問其故。曰。夫以負營債至此。公乘夜往其夫家。語曰。吾爲爾了此事。我今不可歸。歸則心跡不白。遂宿其家。候營卒來。詳告以故。云汝繳券。我卽付金。公乃命轎舁婦還其夫。以三

十金爲贈。後夫人卽生子。康熙庚戌。公及第。謝文正公遷少館。毗陵某家有女。乘父母出。遂奔公。公諭之曰。女子未嫁而失身於人。終身之玷也。將使父母夫族皆無顏面。厲色拒之。女慚愧而退。明日卽辭館去。後中成化乙未狀元。至相位。子丕。官侍郎。

費樞。蜀人也。會試至京。日晡時。一婦人前訴曰。某販繪人女。嫁後夫死。貧無以歸。願得相依。費曰。吾不欲犯非禮。當訪汝父來迎。遍訪得其父。語以女狀。父泣謝。卽取女回。是年費登第。官太守。

鎮江靳翁。五十無子。訓蒙於金壇。其鄰女頗有姿色。夫人鬻釵梳買作妾。翁歸。夫人置酒於房。告翁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或可延靳門之嗣。翁俛首面赤。夫人謂已在。而公赧也。遂出而反扃其戶。公卽踰牆而出。告夫人曰。汝意良厚。但此女幼時。吾常提抱之。恆願其嫁而得所。吾老矣。又多病。不可以辱。遂反其女。次年。夫人生文僖公。十七發解。次年登第。後爲賢宰相。

松江曹生。應試。寓中有婦來就。曹驚。趨往他寓借宿。行至中途。見燈火喝道。來入古廟。

中擊鼓升堂。曹伏廟前。聞殿上唱新科榜名。至第六。吏稟曰。某近有短行。上帝削去。應何人補。神曰。松江曹某。不淫。寓婦。正氣可嘉。即以補之。曹且驚且喜。果中第六。

浙有指揮使。延師訓子。師病。子取被爲師發汗。誤捲母鞋。墮師牀下。師徒皆不知。指揮見而疑之。入問。妻不服。遂乃遣婢。詭以妻命邀師。而已持刀伺其後。俟其門啓。卽殺之。師聞扣門。問何事。婢曰。主母相招。師怒吐其婢。不肯開門。指揮復強其妻親往。師復固拒之。曰。某蒙東翁相延。豈以冥冥墮行哉。請速回。門終不啓。指揮怒頓平。明日。師卽辭館。指揮謝曰。先生君子也。始述其事謝罪。師是年登第。居顯爵。

信州林茂先者。才學過人。既與鄉薦。家極貧。閉門讀書。鄰巨富婦厭其夫不學。私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可以污我。婦慚而退。茂先次年登第。三子成進士。

陝西袁公。以闖賊亂。父子失散。流寓江南。欲娶妾生子。適買一婦。至袁宅。背燈而哭。袁詰之。婦曰。無他故。止以家中貧餓。夫欲求死。故賣身以活之。妾念平日夫婦情篤。故不禁傷痛耳。公惻然。背坐達旦。除身價外。復贈百金。同婦送其夫。令之貿易。夫婦泣哭而

去後欲覓一閨女。送與袁公生子。久而未得。偶至揚州。遇人領一俊童欲賣。因私計我未得女子。先買此童伏事袁公。有何不可。遂買之。渡江送袁。袁諦視之。則其所失子也。報應之巧如此。

雲閒陸文定公樹聲。辛丑北上。時郡守王公華。夢見城隍庭下。眾保樹聲爲善士。因召其外父李某。問其平日作何善事。對曰。他不及知。惟於邪色不苟而已。後中會元。其子彥章。己丑進士。

唐皐少時讀書燈下。有女調之。將紙窗招破。公補訖。題云。招破紙窗容易補。損人陰鷲最難修。後一僧過其門。見狀元匾。左右懸二燈。書所題二語。異而問之。後果大魁天下。江陰張畏巖。夢至一高房。得試錄一冊。中多缺行。問傍人曰。此今科試錄。問何多缺名。曰。科第三年。一考較。須積德無咎者。方有名。如前所缺。皆係舊該中式。因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指後一行云。汝平生從無淫業。或當補此。自愛之。是科果中一百五名。

甯波孫先生家貧。訓蒙終歲不過數金。後失館。身寄塘西張氏抄寫。其家一婢。更餘來奔。公峻拒之。婢與同齋。西席得合而去。端午。西席解館。疽發不愈。公代其任。後遇其叔。

於江口。叔曰。我因兒病。禱於城隍。夜夢城隍坐殿上。呼吏將饑籍所改者。唱名對冊。十餘人外。卽唱姪名。我潛問吏。孫某緣何改去。吏曰。此人四十六歲。應出外。餓死。因今年四月十八夜。拒某氏淫奔。延壽二紀。改入祿籍。我深爲姪賀也。後負笈者日多。每歲修儀百餘金。迄公四十六歲。正萬曆三十六年。米價踊貴。死者頗眾。而公裕如。公後分析其子家。已巨富。年至古稀。無疾而終。

陶文僖公大臨。年十七。美姿容。赴鄉試。寓有鄰女來奔。三至三卻。遂徙他寓。寓主夜夢神語曰。明日有秀士來。乃鼎甲也。因其立志端方。能不爲奔女亂。上帝特簡。寓主以夢告陶。陶益自砥勵。後中榜眼。官至大宗伯。

時邦美之父。鄭州牙將也。年六十無子。押綱至成都。妻令置妾而歸。得一女甚美。時窺見其用白布總髮。問之。泣曰。父本都下人。爲州掾卒。扶柩至此。不能歸。賣妾以辦喪耳。邦美父惻然。攜金助其母。還其女。又爲幹理歸計。及歸。告妻以故。妻曰。濟人危急。爲德甚大。當更爲君圖之。未幾妻孕。一夕。夢紫金人端坐中堂。且生邦美。中會元。官至吏部尙書。

萬曆戊戌狀元趙秉忠之父。作邑掾。有曩蔭指揮繫冤獄。趙力出之。指揮感愧無報。請以女奉箕帚。趙搖手曰。此名家女。使不得。強之。又搖手曰。使不得。畢竟不從。後其子上公車。途有拊其輿者曰。使不得的中狀元。如是者再。及第歸。語父。父太息曰。此二十年前事。吾未嘗告人。何神明之告爾也。

呂公宮。常於某氏館中夜讀。有鄰室少婦。忽乘月而至。公峻拒之。次日。復令侍婢持雙玉魚來贈。公碎其玉。婢慚而退。後位至宮保。未嘗語人。偶因課子及之。終不洩其姓氏。宋黃靖國。爲儀州判官。一夕被攝至冥。冥官曰。儀州有一美事。卿知之乎。命吏取簿示之。乃醫士聶從志。某年某日。在華亭某宅行醫。其妻某氏奔之。從志力拒。上帝勅從志延壽二紀。子孫兩世登科。靖國既還。述與從志。從志曰。此事并未嘗與妻子言。不意已書陰籍。其後從志果壽考。子孫皆登科。

茅鹿門弱冠。遊學餘姚。寓邑廟前錢家。有美婢。慕茅丰姿。一夕。至書室呼貓。鹿門曰。汝何獨自來呼貓。婢笑曰。我非呼小貓。迺喜大茅耳。鹿門正色曰。父命我遠出讀書。若非禮犯汝。他日何以見父。又何顏見若主。婢慚而退。後登嘉靖戊戌榜。官副使。壽九十。

北新關吏顧某。奉差往江南。夜泊蘇州河邊。見一少婦投水。止而問之。則曰。某夫因欠糧繫獄。命在旦夕。不忍見夫先死。故自盡耳。顧解囊中五十金付之。婦謝而去。歸舟。又經其地。向坐酒肆。適對門卽前婦之家也。婦告其夫。邀歸置酒款之。夫謂婦曰。活命之恩。貧無以報。汝其伴宿以酬之。因留顧宿。夜半。婦就顧寢。顧毅然拒之。披衣逃歸舟中。時杭城失火。延燒數十家。眾見火光中。有金甲神。手執紅旗招展。圍繞一宅。火至輒回。火止視之。乃顧某家也。咸以爲陰德所致。

羅文毅公倫。赴會試。舟次蘇州。夜夢范文正公來訪。曰。來年狀元屬子矣。倫謙退不敢當。范公曰。子某年某樓之事。誠動太清。以此報子耳。倫因憶昔年曾拒奔女於此樓。夢當不妄。及殿試。果第一。

雲閒莫文通。號樂善。居郡城二里涇。世爲農家。一日。持二十金至鄉買稻種。泊黃浦。有二人縛一少女。欲沈浦中。莫問之。對曰。此我主人女也。主人察其與人有私。故令投之。急流耳。莫曰。兒女子何知。且目擊之事。或有未真者。幸爲釋之。請以二十金爲酬。女得脫。叩首莫前。願執箕帚。莫曰。我豈愛爾姿容哉。特憐爾芳年死於曖昧耳。今已昏黑。我

舟小難容。汝登岸。亟望有燈火處投入可耳。是夕歸舍。夢神語曰。汝救人命。陰德深重。天報汝以賢子孫。後子勝。以明經始通仕籍。孫昊。鄉薦第二。昊子愚。亦舉人。愚子如忠。亦鄉薦第二。登嘉靖戊戌進士。仕至方伯。其女逃去。一文學收之。生六子。一子卽與愚同年。何三畏先生。曾作善人傳以紀其事。

杭學庠生柳某。因探親遇雨。投宿荒園。內先有一少婦躲雨。生竟夕無異志。拱立簷外。至曉而去。其婦乃庠生王某妻也。婦感生德。以語其夫。夫反疑而出之。後生鄉試。其文已置廢卷。頃忽仍在桌上。考官驚異。細閱其文。了無佳意。復廢之。後將薦卷呈堂。而生卷復在內。因想此生必有陰德。遂一併呈薦。竟中七十一名。而王生適與同房。晉謁時。王生在座。師言及生中之由。且詰其故。生念別無他事。因舉避雨事對。王生感歎。歸迎其妻完。且以其妹爲柳續絃。

明太倉州吏顧佐。知賣餅江氏之冤。爲訴之官。得釋。江攜其女至佐家。曰。無以爲報。願以此女爲妾。佐固卻之。其後佐吏滿。辦事侍郎衙門。一日。至私寓候之。其夫人見之。曰。君非太倉顧提控乎。識我否。佐愕然。夫人曰。我乃賣餅女也。賣之商。商以女畜之。嫁充

相公副室。尋繼正室。每恨無由報德。當爲相公言之。侍郎疏上其事。孝宗嘉歎。擢爲吏部主事。

順治己亥。崑山徐殿元立齋。得第之初。一人有禱於城隍祠。因止宿焉。中夜見神赫奕升座。喚其人謂曰。汝知徐氏中元之故乎。徐氏累代不淫。久有積行。上格天心。今日鼎甲之發。特其肇端耳。功名雖祕。彰報昭昭。與汝悉知。世之昧然於萬惡之首者。可以悟矣。言畢。卽呵道去。其人謹誌而廣傳之。後健庵庚戌科。彥和癸丑科。同胞鼎甲聯翩繼起。

錢塘陸左城先生。立身孝友。博物洽聞。善行不可枚舉。而其隱德。尤人所難。嘗寓一友別業。夜有美婦。暱就之。先生峻拒不納。婦慚悔而退。次日。託故避去。人莫知之也。先生雖霧豹未彰。而子若孫。皆以孝廉明經。著聲鄉國。曾孫宗楷。鄉科發解。聯捷南宮。芝蘭奕奕。科第之榮。正未有艾。石門吳青壇侍御。先生門下士也。曾聞其事而述之。現載感應篇圖說。金壇王畧爲之記。

冒起宗。自幼虔誦感應篇。戊午入闈。昏迷如夢。覺神助成篇。得領鄉薦。會試下第歸。發

願將感應篇增註。因念好色。損德尤甚。故於見他色美一條。備列報應。而佐之寫者。南昌羅憲嶽也。辛酉。羅君卽入泮。迄戊辰新正。羅夢仙流三人。一老翁蒼顏黃服。二少年披紫衣。左右侍。老翁出一册。左顧曰。爾讀來。左立者朗誦良久。羅竊聽之。則冒君所註。見他色美二句全註也。讀畢。老翁曰。該中。旋顧右立者曰。爾咏一詩。卽咏曰。貪將折桂。廣寒宮。須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迷眼相。榜花一到滿城紅。羅醒。作書詳述夢中事。寄起宗子曰。尊公應捷南宮矣。但榜花二字難解。比榜發。冒果高捷。後冒於陳宗九齋頭。見類書中有榜花二字。註云。唐禮部放榜。姓僻者號榜花。而冒姓實應之。

### 禍淫案

李登年十八爲解元。後五十不第。詣葉靖法師問故。師以叩文昌帝君。帝君命吏持籍示曰。李登生時。上帝賜玉印。十八發解。十九作狀元。五十二位右相。緣得舉後。私窺鄰女。事雖不諧。而繫其父於獄。以此遲十年。降二甲。繼又侵其兄屋基。至形於訟。又遲十年。降三甲。後又於長安邸中。淫一良家婦。又遲十年。今又盜鄰女。爲惡不悛。祿籍削盡。死期將至矣。師歸以告。登遂愧恨而死。

李登所謂枯之反覆者也。使其早生悔恨。修德贖愆。則狀元宰相。可以完璧歸趙。卽不然。一之爲甚。後孽不作。則科甲顯榮。猶可得半而居。乃舉天地之所栽培。祖宗之所積累。而爲一人戕削殆盡。辜負無窮矣。且邪淫之樂。視科甲萬不及一。乃以終身富貴。僅易片刻歡娛。不亦愚甚。噫。狀元而爲宰相。數百年中僅見一二。而因此一孽。蕩然無遺。况他人星命。萬分不及李登。而造孽同之。吾恐司祿神。未必僅降甲以示罰。而猶展期以待其改也。危乎危乎。今之才高學廣。而竟窮困不遇。以老者。宜自返平生。曾有此種罪孽否。

宦裔徐生。年少有才名。窺鄰女美。誘妻賂使刺繡。使頻往來。一日生匿榻後。妻佯出視庖。生強姦之事。覺。女父母逼令自盡。生後每入試。輒見女披血衣而來。不得第。後卒爲亂兵所殺。

張明三。隨父官瓊崖。通鄰指揮二女。潛攜渡海。女父追急。明三計窮。推二女死於水。後十年。明三患腰疾。迎孫醫治之。小愈。是夕。孫夢二女曳孫入水。曰。妾本瓊人。來與張索命。汝何阻吾報乎。孫驚覺。以語明三。明三拊膺歎曰。孽至矣。吾其殆乎。逾月死。

龍舒劉堯舉。買舟就試。舟人有女。劉數調之。無由得閒。至二場出院甚早。適舟人入市貿易。遂與女通。是夕。劉父母夢神告曰。郎君應得首薦。因所爲不義。天榜除名矣。及發榜。主司果已擬元。因違式見黜。劉大悔恨。後竟終身不第。

常熟有錢外郎者。家居武斷。里中有婦。色美而家貧。錢遂貸銀與其夫。令販布於臨清。因與婦通。一日。其夫出門。以潮落不能去。復歸。見錢正擁婦歡飲。夫慚且怒。旋回舟中。錢陰與婦謀。夜遣人詐爲盜殺之。族人知而鳴於官。已伏罪矣。錢又揮金越訴。得以倖免。方出郭門。忽雷雨驟作。兩人俱擊死。

淫其婦而殺其夫。天理難容。冤魂莫解。故人雖巧於謀爲。天更神於報應。試觀此等人。安然不報者。百不得一。亦何異舉刃自殺也哉。

陸仲錫。生有異才。年十七。從師邱某居京。對門一女甚美。二人屢窺心動。師曰。都城隍最靈。汝試往禱。或當有合。遂禱之。是夜。夢與師俱爲城隍所迫。大加訶責。命查祿位。及檢籍。陸某下註甲戌狀元。邱某下無所有。神曰。陸某當奏聞上帝。盡削其籍。邱某抽腸。夢方醒。館童敲門。報邱先生絞腸痧死矣。後仲錫竟終身貧賤云。

宿松令朱公維高。己酉入江南內簾。取中一卷。夜夢一鬼告曰。此人有隱惡。不可中。因手書一淫字示朱。詢其詳。不答。次日朱忘前夢。以此卷呈主試。大加賞異。忽以筆抹其篇中險阻二字。朱稟云。中卷中如此字類不少。似不應抹。主試亦悔之。命朱洗去。及洗而墨迹潰透數層。忽憶前夢。遂擯之。然朱終愛其文。特存其稿。但不知姓名耳。朱公本房吳履聲云。

張寶知成都。華陽李尉妻美。寶欲私之。而尉適以賊敗。寶因劾揭。竄李嶺外。死於路。寶賂尉母娶之。甚歡。無何。婦疾。見尉在傍而死。寶亦得病。夢婦告曰。尉已訴於上帝。且夕取公。宜深居避焉。寶覺而誌之。一日暮坐。遙見堂下有紅袖相招。意謂尉妻。急趨赴。遇尉持毆。口鼻出血而死。

鳳陽庠生汪某。家有小池。植荷。從未得花。康熙己酉。將往錄遺。見池中忽放一並蒂蓮。父母喜甚。晚閒。生以酒調戲其婢。婦弗阻。遂私焉。晨起視花。則已折矣。父母恨甚。生夢謁文昌。見己名登天榜。帝君忽勾去。涕泣拜禱。三度麾下。心知不祥。怏怏就道。時簡文宗錄取甚公。鳳陽府學遺才。舊額三名。赴試僅有三人。而生獨黜。三次大收。卒不錄。垂

涕而歸。

玉山邑庠生王某。乘母凶納婦。約以七盡成禮。生寢柩傍。婦宿於房。夜聞叩門聲。婢以郎至。稟婦放入。遂同寢。五鼓遁去。曰恐外人知。罪吾不孝也。越數日。問及嫁資。婦曰。准衣銀八十兩。及金簪珥。皆在小箱內。五鼓遂攜箱而去。不復來。迨七盡。生置酒成婚。相與告語。婦方知爲賊所騙。頓足痛哭。誓不復生。歸告父母。遂縊死。會葬。生來引棺至墓。忽雷電交作。攝一人跪棺前。則生之堂兄也。手捧金珥及銀。跪而擊死。屍隨破爛。一邑皆驚。此正德九年事也。

順治間。嘉興錢某。未第時。館於鄉民某家。有女年十七。適清明拜掃。舉家皆往。止留此女看家。錢遂私焉。後女腹漸大。父母詰之。女以實告。鄉民以錢尙未娶。欲將女贅之。以掩其醜。因詣錢備言所以。錢故作色曰。汝女不肖。將欲污人耶。鄉民忿。歸詈其女。女遂自縊。錢後頻夢此女。抱子立於前。登第後。投江甯司理。時以鎮江之變。將從逆諸人。發錢會勘。而錢以受賊議絞。命下之日。復夢此女。以紅巾拽其頸。次日卽正法。山東某生。臨場之夕。其僕忽死。暫置一室。及出場而僕已甦。曰。昨我隨入貢院。聞家主

已填中第幾名。且見中者。皆有紅旗。家主亦有。生大喜。僕因求家主中後爲之娶妻。生曰。卽娶對門之女何如。僕謙讓不敢。生曰。吾中後。何懼其不送納乎。第二場。僕又死。甦而有怒色。曰。主不中矣。驚叩其故。曰。見官府點至家主名。忽云。某尙未中。已萌造惡之端。令吏改填趙某。家主號前。已不見紅旗。生疑信相半。榜發。第幾名果趙某也。房師將原卷送上。七篇圈滿。不意三場卷。爲燈煤燒去半頁。不可呈堂。因抽落卷補之。生懊恨不已。萊陽宋荔裳先生口述。與生同里。故諱其名。

宜興有染坊。媼婦極美。木商見而悅之。誘餌百端。終不能犯。因而造謀。夜擲木數根於婦家。明日。以盜告官。又賄賂上下。極其容辱。以冀其從。婦家虔祀趙玄壇。乃哭訴之。夜夢神曰。已命黑虎矣。不數日。商入山販木。叢柯中突出黑虎。嚙商首而去。

嘉善庠生支某。康熙己酉秋。鄉試歸。謂友顧某曰。吾神魂恍惚。似有崇憑。欲依某僧以懺宿孽。顧曰。可。乃偕僧往視。支忽發狂。曰。吾含怨三世。今始得汝。僧問有何讎恨。曰。吾前生是其屬將。伊爲主將。乃係動賊。姓姚。瞞我妻少艾。著吾領兵出征。陷於死地。圖佔我妻。妻自刎。一家骨肉星散。他後死於忠義。我未得報。再世爲高僧。又不得報。三世爲

宰相有政績。福祿神護之。仍不得報。今世該有科名。候三十年。近因渠又有淫業。削去文昌籍。纔得下手。言時恨怒不已。顧曰。怨家宜解。不宜結。曰。我恨難釋。不相饒也。支竟顛踣而死。

貴州某生。屢試輒困。乞張真人伏章查天榜。神批曰。此人分當科名。以盜竊故奪。起語生。生曰。無之。遂申牒自辯。神復批曰。雖無其事。實有其心。生悔恨莫及。蓋少時見媼美。偶動一念故也。

嚴武少與一軍使鄰。窺其女美。百計誘之。與俱遁。軍使詣闕進狀。詔出收捕。武懼罪。縊死。此女以滅跡。及在蜀得病。見女子來索命。曰。妾雖失行。然無負於君。乃至見殺。真忍人也。妾已訴於上帝。期在明日。黎明果卒。

江甯人劉某。衙門差役。有一犯問罪收禁。須十餘金。可贖罪放歸。犯因浼劉到家。賣女以贖罪。劉卽往。與其妻商議。妻頗有色。劉欲姦之。妻以夫之性命。賴其扶持。勉從之。隨賣女得二十金。盡付爲贖罪使費。劉持金自用。不爲交納。其妻以銀已交官。夫可計日歸也。候數日無音耗。託一族人往探。因言其故。犯一慟而死。旬日。劉差寒熱交攻。自言

某人在東嶽告我。卽刻要審。伏席哀號。自云該死。隨云。以我慣說謊。要將鐵鉤鉤我舌頭。須臾舌頭伸出數寸。一嚼粉碎。血肉淋漓而死。

宿松楊某。有名庠中。奉關帝極其誠敬。夜夢關帝賜以方印。自擬必中。後於樓下。淫一良家女。場後歸家。復夢關帝向彼索印。楊云。印授我矣。又何索焉。帝云。不止索印。兼索汝命。某月某樓之事。汝安之乎。不一月。父子俱死。

正德閒四明符秀才。死後託夢於子云。生前犯淫律。明日託生。作南城謝五郎家狗矣。亟行善事。爲我懺悔。言訖。一鬼牽其項。一卒以白皮蒙其首。悲啼躑躅而去。子驚醒。明日。謝氏果生狗。身細白。易之歸家。爲廣作善事。五六年後。狗遂不食而死。又月餘。家之小鬟忽踞座大言。如秀才狀。召家人謂曰。我實未嘗犯淫。因十八歲行過嫂房。嫂方洗妝。指環墮地。令我拾取。我因此動情。後又時時從我笑語。幾至破義。嫂竟病死。我覺神思憤亂。次年亦死。死後。有鬼縛至一官府庭下。兩手据地。已成狗形。今因汝行善有功。得懺前孽。將往山東趙醫士家爲第五子。到家一別。小鬟蹶地而醒。

雲間呂某。世家子也。縱情淫慾。其女婢家人。恆多污壞成疾者。後子女死喪殆盡。以官

事破家。屢受官刑。中年備極困苦。寒無衣。飢無食。屋無苦蓋。疾病無看視者。死之日。棺衾無措。蛇蟲遍體。見者無不慘然。

康熙癸酉科。松江一廩生。進頭場接卷。忽見一鬼隨之入號。驚泣終夜。合號爲之不安。及次晚。三稿已脫。鬼趨而執其項。因疾呼鄰號生救之。涕泣謂曰。某年之楚。悅一女子。給以爲妻。女子悅。遂通焉。且贈某金。攜至家。內子不容而死。今彼既來。某不可復生矣。鄰號生好言慰之。有頃。聞生在號中乞命。久之。聲息寂然。乃呼號軍燭之。見此生以繫筆紅繩。自繫其頸。已奄奄而逝矣。

南陵丹桂籍曰。是私一女子。必使之入場而死。又必使自言其故而死。又必使合場士子。皆知其故而死。天上主顯示淫報。儆戒至深切矣。

荆溪二人相善。一豐一窶。窶子妻美。豐子設謀。謂有富家可投生計。具舟并載其妻以行。將抵山。謂曰。畱汝妻守舟。吾與汝先往訪之。引至林中。出腰斧砍死。佯哭下山。謂友婦曰。汝夫死於虎矣。婦大哭。偕上山尋屍。引入深處。擁而求淫。婦不從。忽虎出。嚙豐子去。婦驚走。以爲夫落虎口矣。悲恨無聊。俄見一人遠哭而來。至則其夫也。各道所以。轉

悲爲喜。歸於里中。

餘杭民張某。商販金陵。寓旅店。有婦稱鄰居。與張通焉。久之。張察鄰居無是婦。疑而詰之。婦曰。正有所託。妾非人也。有楊樞者。非君里人乎。曰然。婦頓足嚙齒曰。此天下負心人也。妾乃娼婦。少與楊歡。曲意事妾。無所不至。爲誓盟迎歸。生死相保。妾以篋笥歸之。堅心守盟。久無音耗。聞已別娶矣。以是齎恨而死。此店卽妾故居。欲附君歸舟。察楊新婦若何。張如語。既至別張。適楊宅。楊以誕辰。張樂饌客。忽暴死。所娶婦亦病劇幾死。張大驚悔。

張安國。有文學而無行檢。淫一鄰女。致女死於非命。後應試。主試奇其文。欲取作元。忽聞空中叱曰。豈有淫人害人之人。作榜首者耶。主試忽仆地。及甦。起視其卷。已裂爲粉碎矣。放榜後。主試呼安國告其故。安國慚愧而卒。

建昌府羅某。家貧。未曾娶媳。其母遂改嫁江姓。得與娶章氏爲媳。羅以母故。不忍與婦共枕席。章詢知脫簪珥衣服。令夫持以取母。夫喜。奔告母。因天晚留宿。不意江前妻子江實。已竊聽之。夜託羅名。叩門入內。詐取諸物。且求歡。章不識其詐也。遂攜所有而去。

及天明。夫回。章方知受騙。愧恨縊死。夫具棺殮。昇至郊外。忽雷電交馳。兒震死一人。手捧簪珥衣服。跪棺前。背書奸賊江實四字。棺木碎裂。章氏立道傍。見夫問其事。相與大慟。扶歸。後江湖亦感泣。攜氏與之同居。

晉江許兆馨。戊午舉人。往詣本房座師。偶過尼庵。悅一少尼。遂以勢脅之。強污焉。次日。忽自齧舌爲兩斷而死。

鉛山人某。悅鄰家婦美。挑之不從。值其夫病。天大雷雨。乃著兩翼花衣。躍入鄰家。奮鐵椎殺之。仍躍出。人皆以爲雷擊也。後遣媒求娶。婦因貧改適。伉儷甚篤。一日。婦揀箱見衣。怪其異製。夫因笑而言其故。婦佯爲言笑。俟其出。卽抱衣赴官。官論絞罪。絞之日。雷大震。身首異處。若肢裂者。

江甯庠生郭亨。己卯入場。未放榜時。其友楊生謂曰。我近爲陰府判官。知君該中五十七名。汝家一婢。爲汝收用。受氣不得而死。屢來赴告。以此除君名矣。郭初聞之不信。及領卷出來。本房已入薦列。乃大悔恨焉。郭生一生忠厚。只因此事不慎。潦倒終身。

按功過格。留婢作妾爲三十過。特以理而言也。若揣情酌勢。則且有無窮之過存焉。

蓋男女之配。雖貧賤而各得其願。強抑爲妾。已違其本願。而更有最難堪者。常有以少艾而事老夫。以嬌柔而遭悍妒。齋恨銜怨。鬱鬱求死。遭此毒者。良可憫也。要其所自。則以一人之不能制慾而然。至妻妾之間。詬詈相爭。中冓之事。醜穢莫掩。患非一端。人非萬不得已。慎毋以此造無窮之孽也。

滌陽王勤政。與鄰婦通奸。有偕奔之約。婦因殺其夫。政聞大駭。卽獨身逃至江山縣。相距七十里。以爲禍可脫矣。飢入飯店。店主供具二人食。政問故。店主曰。此披髮隨汝者。非人乎。政驚知怨鬼相隨。卽到官自首。男女俱伏法。

豫章有一乳雙生者。相貌聲音如一。自襁褓以至三十。相徵得失皆同。三十一歲。兄弟科舉至省。鄰婦孀而麗。挑其兄。兄正色拒之。且以此戒其弟。弟佯諾。竟與婦通。婦初不知其爲弟也。彼此情稔。因與婦約曰。我得中。必娶爾。及放榜。兄入彀。弟下第矣。弟復誑婦曰。俟我登甲後娶汝。且以乏資。斧爲言。婦傾囊付之。春。兄登甲。婦朝夕盼望。音問杳然。抑鬱成病。陰以書貽兄。而婦歿矣。兄得書。驚詰弟。弟俯首輸情。次年。弟所舉子殤。而兄子固無恙。慟哭不已。雙目頓盲。未幾亦死。其兄享高爵。多子孫。稱全福焉。

凡人當禍患之至。不可盡委之於命。當惕然思我生平。所作何孽。致有今日。重自刻責。改過自新。庶可挽回神明之譴怒。而轉禍爲福。不然。是亦豫章之弟而已矣。維揚某生。造一淫書。既成。夢神河之。醒而自悔。遂止。後因子天家貧。仍復付梓。未幾目瞽。手生惡瘡。五指拘攣而斃。

施耐庵作水滸。其中姦盜之事。描寫如畫。子孫啞者三世。

康熙丙午年。兗州屬縣有鄭生者。美秀能文。悅舅之女。豔而淑。求爲婚。舅弗許。既諾鄰邑蕭氏之聘。以壻病逾年未嫁。鄭賂女之婢。得其睡鞋香囊。懷以示蕭之內戚。言女與己有私。蓋計蕭知之。必當離婚。婚既離。則破甑無有顧者。然後可求而得之耳。蕭得譖。疑信相半。使人詰女之母。女聞謗言。不勝其憤。取利刃一揮。命隨腕絕。父訟之官。邑侯某公察而殺。捕鄭拷訊。盡得其實。備極五刑而死。

唐元稹之姨女。崔鶯鶯者。絕世姿也。稹固求爲婚。崔母欲以妻其姪鄭恆。不遂其請。稹憤甚。因作會真記以污之。且代鶯作唱和詩傳世。遂使無瑕白璧。蒙垢千秋。較之鄭生罪又甚焉。厥後雷火焚屍之報。不亦宜哉。

江南一書生。文有藻思。但素性好談人閨闈事。已酉入闈。至三場給燭時。忽見卷面上。有好談閨闈四字。生急以手擦去。及膳正視之。卷面已擦破矣。後視硃卷。七篇圈滿。擬中魁。因無三場不錄。自是潦倒終身。

明季吳下有秦生者。力學多才。尤工詩詞樂府。爲人極其輕薄。惟好作謔語。誚世。或見人形貌不堪。識面而一詩立就。聞人作事可笑。入耳而一歌已成。其臆友資緣入泮。作遊庠詩一百韻賀之。其鄰人帷薄不修。作黃鶯兒十首贈之。繪影寫風。窮工極巧。流播人口。達於遠近。因此屢困老拳。且訟之官府。幾至褫其衣衿。終不改也。晚年忽病瘡發。狂自啖其糞。取刀自劊其舌。家人奪刀。鎖之空室中。覓刀不得。乃嚼舌如糜而細吐之。臭聞戶外。後於窗隙。窺見庭中有劈柴斧。遂奮勇突窗而出。取斧自斫而死。

于覺世曰。以秦生之才。何難爲善俗宜民之用。而乃以此爲殺身之具。何異隨侯之珠。彈雀。太阿之劍。刈薪也。近有一生負異才。自擬必中。然好以經書爲謔浪之談。後屢獲薦。皆因後場有訛被黜。此則侮聖言之報也。因世閒才士。往往犯此。不知其非。噫。如此讀書。與優人演戲何殊焉。斯文掃地。正由此種讀書人所致。

李叔卿素廉謹。同僚孫巖嫉之。妄言於眾曰。叔卿空自得名。以吾視之。狗彘也。或問其說。曰。叔卿妻妹。豈得爲人。自是喧傳遠近。叔卿欲明。不便出口。卽不欲明。憤恚難忍。遂鬱悒死。其妹聞知。大爲驚恨。亦縊死。不數日。雷雨暴作。將巖擊死。暴屍叔卿之門。及葬。雷復發其塚。

此係有心污讒人。固應如此重報。而無心戲謔。亦斷不可。壬子浙闈。有一婦人進號。隨走隨喚云。東陽王二。舉號大駭。以火燭之。遂不見。因挨尋至內。果有一王姓行二者。具以告。且詰其故。其人思之良久。曰。數年前。聚族戲談。偶言一村媪守節。以爲難信。其婦聞之。憤而死。得無是乎。因懼不敢完卷。收拾出號。墜階傷額。扶至寓。翌旦死。可見戲謔之害。凡有關人名節者。斷不可輕出諸口也。

悔過案 同善養生附

洪熾。一日暴卒。恍惚見綠衣人。引之至陰府。洪問平生食祿。綠衣人於袖中出大帙示之。已姓名下。其字如蚊。不能盡閱。後註云。合參知政事。以某年月日姦室女某人。降祕閣。修撰轉運副使。洪悚然淚下。曰。奈何。綠衣曰。但力行善事可也。俄而前至大溪。綠衣

人推墮之。恍然而寤。死三日矣。以心暖目動。故未就殮耳。遂痛自悔過。力行善事。後公以祕撰兩浙漕運召。甚恐。後竟無他。官端明殿學士。享上壽而終。則力行悔過之報矣。世人見有犯此。而仍富貴者。遂疑惑感應無憑。第焉知非若洪公之合參政而降祕撰者乎。又焉知非若洪公之力能悔過。而默爲轉移者乎。慎毋不生敬信。甘心若李登之。斷送其狀元宰相。猶詡詡以一第爲幸也。

漢陽一諸生。素有才名。屢試不第。一友爲請。叩之。曰。答以某生應有科名。因少時館於某家。與一婢私通。欲望登第不能也。生悚然警懼。因輯戒淫功過格。廣採註案。募貲刊施。至康熙丙子科。仍中式。人皆以爲改過之報云。

項希憲。原名德棻。夢已爲癸卯鄉科。以汚兩少婢。被神削去科名。遂誓戒邪淫。力行善事。以贖前愆。後夢至一所。見黃紙第八名爲項姓。中一字模糊。下爲原字。傍一人曰。此汝天榜名次也。因汝近來改行。故復占此。遂易名夢原。壬子鄉試。中順天二十九名。己未會試中第二名。甚疑夢中名次之爽。及殿試。爲二甲第五名。方悟合鼎甲數之。恰是第八。蓋鄉會榜皆用白紙。惟殿試榜獨黃紙云。

因夢傲悟。而痛自改過。還是有福人氣象。不然。則既已削去矣。焉得復占此科名哉。可知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有志者。無以一失足。而遂謂不可轉移也。

賈仁。五十無子。夜夢至一府第。題曰生育祠。仁因叩求子嗣。主者取簿示之。謂曰。汝曾姦一良人妻。欲求子不可得也。仁哀告曰。小民無知。乞容贖罪。神曰。汝既悔過。更勸十人不淫。方可贖罪。再勸化多人。則有子矣。仁醒。痛自改悔。因廣勸世人。感化甚眾。後舉二子。

辛卯浙闈場前。有一人夢神祇聚會。考校中式諸人。首名爲鍾朗。有一女子愬怨。中坐者曰。是不可中。因訪求補此名者。旁答曰。盍以孺子代之。某人醒。而以夢告鍾。因細詢鍾委曲。知其家有婢懷妊。爲主母不能容。赴水死。鍾常以此不安於心。聞夢。驚駭殊甚。是科。鍾果不中。余恂中元。所謂孺子者。乃恂之字也。未幾。鍾妻病歿。鍾益懼。由是力行不怠。次科甲午。仍中解元。

華亭張某。少有淫行。後生二子。皆不育。復得瘵疾。經年不愈。偶見丹桂籍案中。淫報彰彰。不勝悔恨。遂在神前立誓。永戒邪淫。復刊陰鸞文廣施。其疾尋愈。數年閒。連舉三子。

縉紳田姓。丰姿俊雅。里中女多奔之。遂避鄰近之南山寺讀書。寺傍亦有來者。田心知其非。而不能忍斷。有一神甚短小。初每見夢寐。繼則白日相隨。謂之曰。汝原有大福。合官御史。因花柳多情。削去殆盡。上帝命我監視。若自今改過。仍可不失功名。遂猛省悔改。後果登第。

張寧晚年無子。禱於家廟曰。寧有何罪孽。致斬先人血食。傍一妾云。不耽誤我輩。卽陰驚耳。寧悚然醒悟。察不願留者。卽日遣嫁數人。次年卽舉一子。

上海崔書紳。嘗倩人繪春宮十數幅。淫巧絕倫。後患瘡不已。每熱甚。則見美男子美婦人十數輩。皆赤身露體。二鬼使挾之。剖腹抽腸。流血滿地。次及於崔。疼痛呼號。詳語始末。舉室皆聞。崔醒悟。急焚之。病遂愈。

趙巖士。少時曾犯色戒。漸至形神衰羸。體如骨立。幾無復有生人之相。適閱謝君漢雲所刊不可錄。不覺汗流浹背。痛改前愆。并請其板。捐貲印送。後精神漸旺。連得六子。

嘉靖閒某生。東鄰一婦甚豔。屢屢流盼。一日。乘夫他往。穴牆招生。生亦心動。問從何來。如哂曰。君讀書人。豈不憶踰東家牆乎。生取梯而上。忽轉念曰。人可瞞。天不可瞞。遂下。

婦又趨於故處。婉挑。生復情動。重梯而上。已騎牆欲過矣。又付曰。天終不可瞞。急下。扃門而出。次年鄉試北上。典試者進場之夕。秉燭獨坐。忽聞耳畔言曰。狀元乃騎牆人也。及榜後詢及。始悉前事。

萬曆壬子。武進張璋。同某生應試南京。抵寓之夕。主人夢迎天榜。解元乃某生也。具以告生。生揚揚得意。主人有二女樓居。甫及笄。聞而心動。使婢招生。自樓縋布爲梯。生拉公俱登。及半。公忽猛省曰。吾來應試。奈何作此損德事。急墮身下。生竟乘而上。是晚。主人復夢天榜。見解元已易張璋名矣。大駭。具以告生。且詰其近作何事。生面赤無以應。發榜果然。生大慚愧。後竟貧鬱死。

按張生與騎牆人。皆悔悟於臨時。較之曾犯而後戒者更優。第此時若不猛省。非特失卻應有功名。且墮入無邊苦海。甚可畏哉。

黃山谷好作豔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時秀方戒。李伯時畫馬。公笑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伯時念想在馬。墮落不過一身。公以豔語動天下人淫心。豈止馬腹中。正恐墜泥犁耳。公悚然愧謝。自是絕筆。

同善養生

雲閒謝漢雲。幼抱沈疴。因念諸惡業中。惟色易犯。遂取繁陽馮太史所輯不可錄。重訂付梓。以廣其傳。及刊鐫甫成。而病已霍然。後令嗣及諸孫輩。皆名振一時。如星門。霞軒。體三等。相繼獲售。其書香正未有艾也。

徐信善。與楊宏。窗友也。赴試同寓。遇高僧相云。楊當大貴。徐當貧。是夜。楊偶見寓中處女美麗。計以重賂求淫。徐嚴詞力止之。次日。僧復遇徐。大駭曰。一夕之間。如何便有陰鷲紋起。易賤爲貴。當大顯。復相楊曰。氣色殊不及昨日。固當與徐同顯。而名次稍後矣。發榜果然。

簡州進士王行庵。制行不苟。與表兄沈某爲鄰。沈素好淫。公每勸之。沈不聽。潛使一僕婦誘公。公嚴拒之。嗣又擇一美婢。使固誘公。公亦嚴拒之。沈意將破公之戒。而笑之也。一日。公與沈外出遇盜。沈以舟小得脫。公舟爲盜所截。霎時閃雷電震驚。盜戰慄而去。公安然反旆。一無所失。沈後出外回家。見其妻與人苟合。欲取器擊之。手忽不能舉。怒目頓足。浩歎一聲而卒。公年五十。患病設醮。道士奏疏。拜伏良久。復云。查公大限。壽止

五旬。天曹以公兩次不淫。并能實意勸人。增算三紀。公聞之悚然。後果八十六歲。親見子孫富貴。此與徐公信善。既能持己以正。又能愛人以德。規之而聽。則人被其澤。卽不聽。而勸化熱腸。已足以格天獲福。人亦何憚而不爲哉。

嘉興府庠某生。性喜隱惡揚善。遇子弟親友。談及閨門事。輒正色怒戒。因作口孽。戒文垂訓。後學。後進。棘闈。放榜前一夕。夢其父語曰。汝前生少年進士。因恃才傲物。上帝罰汝。屢困場屋。終不發達。前月有一士。應今科聯捷者。爲姦室女除名。文帝奏汝。作口孽。戒文勸人。陰功甚鉅。請以汝名補之。汝必聯捷。宜益修德。以報天神。生驚喜。登第後。謹厚倍常。仕至御史。

席匡初穎悟。遇一相者曰。子有縱紋入口。當餓死。應在明年。匡甚憂。一日。遇有談人閨闔事。甚係名節。匡對之勃然作色。談者心愧而止。其事遂隱。逾年竟無恙。後遇相者。怪問曰。子豈有大陰功。何生相頓殊耶。匡後登高位。

宋端宗時。元師攻台。臨海民妻王氏。有令姿。被掠至師中。千夫長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不從。佯曰。能俾我爲舅姑與夫服期月。乃可事君子。千夫長見其不難於

死。從所請。仍使俘婦雜守之。師還。挈行。過崦之清風嶺。王氏仰天歎曰。吾今得死所矣。卽齧指寫詩石上。投崖而死。距今八九十年。石上血猶墳起如新。不爲風雨所剝。一士人作詩非之云。齧指題詩似可哀。斑斑駁駁上青苔。當初若有詩中意。肯逐將軍馬上來。後其人絕嗣。元揚廉夫亦作詩曰。甲馬駢駢百里程。清風後夜血書成。只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廉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曰。爾億王節婦詩乎。雖不能損節婦之名。而毀謗節義。其罪至重。故天絕爾後。廉夫悔悟。更作詩曰。天隨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齧開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復夢婦人來謝。未幾生一子。

鄒子元。有心疾。昏憤如夢。聞有老僧能治。往叩之。僧曰。此疾由水火不交。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昧之變。謂之內生之欲。二者貪戀染著。皆耗元精。若能節之。水不致下涸。火不致上炎。自漸愈耳。故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包宏齋。年八十八。以樞密拜登。精神老健。賈似道意其必有攝養之術。問包。包曰。予有

一服丸子藥。乃不傳祕方。似道欣然叩之。包徐曰。虧吃了五十年獨睡丸。滿座大笑。蒲得政知杭州。鄉老李覺來謁。年已百歲。色澤光潤。公問攝養之術。曰。某術至簡易。但絕慾早耳。

太倉張翠。九十餘。耳目聰明。尙能作畫。人問之。答曰。惟慾心淡。慾事節耳。

### 持戒

昔周裕嘗集善友。以戒邪淫單式。刊布同社。每人各領一單。分勸十人。謹列鄉貫年庚。各自出名簽押。焚告於武文二帝前。嗣後動念發言。務期戰兢惕厲。不敢少涉邪淫。不幸有犯此者。愧悔一萌。已足消彌天之大過。幸而未犯此者。從今堅制。不致貽白璧之微瑕。彼此相規。始終不易。轉相廣勸。俾世人永斷孽根。咸歸正路。則功茂而福無量矣。姚庭若曰。凡讀此錄者。必須身體力行。永戒邪淫。曾誤犯者。務期悔過遷善。以贖前愆。無誤犯者。尤須積德累功。以基後福。今將戒淫祝辭。附錄於左。自愛者宜遵行之。

### 祝辭式

年 月

日發願戒淫弟子某等。齋戒焚香誓曰。

百善先孝。

萬惡首淫。

人異禽獸。

以其存心。

雁集中澤。

尙不亂羣。

人秉四德。

可不如禽。

是用皈依。

誓戒邪淫。

若萌此念。

禍及其身。

若犯斯戒。

殃及子孫。

惟願慈悲。

哀憐證盟。

護持默佑。

永保生生。

祝辭自作亦可。

一堅戒力。一人之心。非淫卽惡。一人所受。非福卽禍。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誠始迷而終悟。自災去而福來。但懺悔受戒之後。必須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直至啓手啓足之後。而後可告無罪於神明。設受戒之後。又復犯戒。則誓辭在前。神威在後。決定受禍。不可救藥。如傷寒小愈。便食葷腥。前證一發。決無生理。惟願我等諸人。至心皈依。時時對越神明。刻刻常思禍患。昔人有云。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况既已發誓。豈同兒戲。一堅信心。凡受戒諸人。須知人命不齊。如地有肥瘠。而在天雨露。原無二施。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培與覆。權雖在天。而栽與傾之機。實在我。彼惡人而享非常之福。未必真福。或借此以重其殃。否則祖德前因甚厚也。善人而受無端之禍。未必真禍。或借此以玉汝成。否則夙孽往愆所致耳。惟願世人。倘遇順境。更加精進。倘遇逆境。益宜勇猛。盡

其在我而已。

保身立命戒期

福善禍淫之理。言之詳矣。若夫夫婦之際。人所易忽。不知一歲之中。有斷宜齋戒之日。如月令。先雷三日。乃春分前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是也。况人身氣血流行。原與天地節氣相應。倘非時走泄。則氣血不能合度。其傷精損氣。百倍他時。至於神明降鑒之期。而淫污冒瀆。有陰被譴責而不覺者。故世有循謹之人。而陽受疾病。天札之傷。陰遭削祿減年之禍。往往皆由於此。與其追悔而莫挽。何如遵戒以自新。敬錄戒期。用公同志。

正月 共十八日

初一 天臘。玉帝校世人神氣祿命。犯者削祿奪紀。又月朔。犯者奪紀。每月同。  
初二 萬神都會。犯者奪紀。又斗降。犯者奪紀。每月同。初五 五虛忌。初六  
六耗忌。又每月初六爲雷齋日。犯者減壽。初七 上會日。犯者損壽。初八 五  
殿閻羅天子誕。犯者奪紀。又四天王巡行。每月同。初九 玉皇上帝誕。犯者奪紀。

十三 楊公忌。十四 三元降。犯者減壽。又四天王巡行。每月同。十五 三元降。犯者減壽。又上元神會。犯者奪紀。又月望。犯者奪紀。每月同。又四天王巡行。每月同。十六 三元降。犯者減壽。十九 長春真人誕。廿三 三尸神奏事。又四天王巡行。每月同。廿五 每月廿五爲月晦日。犯者減壽。又天地開倉日。犯者損壽。子帶疾。廿七 斗降。犯者奪紀。每月同。廿八 人神在陰。犯者得病。宜先一日卽戒。每月同。廿九 四天王巡行。每月同。三十 月晦。司命奏事。犯者減壽。如月小。卽戒廿九。每月同。又四天王巡行。每月同。

二月 共十八日

初一 月朔。又一殿秦廣王誕。犯者奪紀。初二 萬神都會。犯者奪紀。又福德土地正神誕。犯者得禍。初三 斗降。又文昌誕。犯者削祿奪紀。初六 雷齋日。犯者減壽。又東華帝君誕。初八 三殿宋帝王誕。犯者奪紀。又張大帝誕。又四天王巡行。十一 楊公忌。十四 四天王巡行。十五 月望。太上老君誕。犯者削祿奪紀。又四天王巡行。十七 東方杜將軍誕。十八 四殿五官王誕。

又至聖先師孔子諱辰。犯者削祿奪紀。十九 觀音大士誕。犯者奪紀。廿一  
普賢菩薩誕。廿三 四天王巡行。廿五 月晦日。犯者減壽。廿七 斗降。犯者  
奪紀。廿八 人神在陰。犯者得病。廿九 四天王巡行。三十 月晦。司命奏  
事。犯者減壽。如月小。卽戒廿九。又四天王巡行。

三月 共十七日

初一 月朔。又二殿楚江王誕。犯者奪紀。初三 斗降。又玄天上帝誕。犯者奪  
紀。初六 雷齋日。犯者減壽。初八 六殿卞城王誕。犯者奪紀。又四天王巡行。  
初九 牛鬼神出。犯者產惡胎。又楊公忌。十二 中央五道誕。十四 四天  
王巡行之日忌。十五 月望。昊天誕。玄壇誕。犯者奪紀。又四天王巡行。十六  
準提菩薩誕。犯者奪紀。十八 中岳大帝誕。又后土娘娘誕。又三茅降。二  
十 天地倉開日。犯者損壽。又子孫娘娘誕。廿三 四天王巡行。廿五 月晦  
日。犯者減壽。廿七 斗降。又七殿泰山王誕。犯者奪紀。廿八 人神在陰。犯者  
得病。又蒼頡至聖先師誕。犯者削祿奪紀。又東嶽大帝誕。廿九 四天王巡行。

三十 月晦。司命奏事。犯者減壽。月小。卽戒廿九。又四天王巡行。

四月 共十八日

初一 月朔。又八殿都市王誕。犯者奪紀。初三 斗降。犯者奪紀。初四 萬神善化。犯者失瘖天胎。又文殊誕。初六 雷齋日。犯者減壽。初七 南斗北斗西斗同降。犯者減壽。又楊公忌。初八 釋迦文佛誕。犯者奪紀。又萬神善化。犯者失瘖天胎。又善惡童子降。犯者血死。又九殿平等王誕。又四天王巡行。十四 純陽祖師誕。犯者減壽。又四天王巡行。十五 月望。犯者奪紀。鍾離祖師誕。又四天王巡行。十六 天地倉開日。犯者損壽。十七 十殿轉輪王誕。犯者奪紀。十八 天地倉開日。又紫微大帝誕。犯者減壽。二十 眼光聖母誕。廿三 四天王巡行。廿五 月晦日。犯者減壽。廿七 斗降。犯者奪紀。廿八 人神在陰。犯者得病。廿九 四天王巡行日。三十 月晦。司命奏事。犯者減壽。如逢月小。卽戒廿九。又四天王巡行。

五月 共廿二日 按此月宜全戒爲是

初一 月朔。又南極長生大帝誕。犯者奪紀。初三 斗降。犯者奪紀。初五 地  
臘。五帝校定生人官爵。犯者削祿奪紀。又九毒日。犯者天亡。奇禍不測。又楊公  
忌。初六 九毒日。犯者天亡。奇禍不測。又雷齋日。初七 九毒日。犯者天亡。奇  
禍不測。初八 南方五道誕。又四天王巡行。十一 天倉開日。犯者損壽。又  
天下都城隍誕。十二 炳靈公誕。十三 關聖降神。犯者削祿奪紀。十四 四  
天王巡行。又夜子時。爲天地交泰。犯者三年內夫婦俱亡。十五 月望。九毒日。  
犯者天亡。奇禍不測。又四天王巡行。十六 九毒日。又天地元氣造化萬物之  
辰。犯者三年內夫婦俱亡。十七 九毒日。犯者天亡。奇禍不測。十八 張天師誕。  
廿二 孝娥神誕。犯者奪紀。廿三 四天王巡行。廿五 九毒日。犯者天亡。奇  
禍不測。又月晦日。廿六 九毒日。犯者天亡。奇禍不測。廿七 九毒日。犯者天  
亡。奇禍不測。又斗降。廿八 人神在陰。犯者得病。廿九 四天王巡行。三十  
月晦。司命奏事。犯者減壽。如逢月小。卽戒廿九。又四天王巡行。

六月 共十七日

初一 月朔。犯者奪紀。初三 斗降。犯者奪紀。又楊公忌。初四 南贍部洲轉  
大法輪。犯者損壽。初六 天倉開日。又雷齋日。犯者損壽。初八 四天王巡行。  
初十 金粟如來誕。十三 井泉龍王誕。十四 四天王巡行。十五 月望。  
犯者奪紀。又四天王巡行。十九 觀音大士成道。犯者奪紀。廿三 南方火神  
誕。犯者遭回祿。又四天王巡行。廿四 雷祖誕。又關帝誕。犯者削祿奪紀。廿  
五月 晦日。犯者減壽。廿七 斗降。犯者奪紀。廿八 人神在陰。犯者得病。廿  
九 四天王巡行。三十 月晦。司命奏事。犯者減壽。如月小。卽戒廿九。又四天  
王巡行。

七月 共廿一日

初一 月朔。犯者奪紀。又楊公忌。初三 斗降。犯者奪紀。初五 中會日。犯者  
損壽。一作初七。初六 雷齋日。犯者減壽。初七 道德臘。五帝校生人善惡。  
又魁星誕。犯者削祿奪紀。初八 四天王巡行。初十 陰毒日。大忌。十二  
長真譚真人誕。十三 大勢至菩薩誕。犯者減壽。十四 三元降。犯者減壽。又

四天王巡行之日。十五 月望。又三元降。又地官校籍。犯者奪紀。又四天王巡行。十六 三元降。犯者減壽。十八 西王母誕。犯者奪紀。十九 太歲誕。犯者奪紀。廿二 增福財神誕。犯者削祿奪紀。廿三 四天王巡行。廿五 月晦。犯者減壽。廿七 斗降。犯者奪紀。廿八 人神在陰。犯者得病。廿九 楊公忌。又四天王巡行之日。三十 地藏王誕。犯者奪紀。月晦 司命奏事。如月小。戒廿九。又四天王巡行。

八月 共十八日

初一 月朔。犯者奪紀。又許真君誕。初三 斗降。又北斗誕。犯者削祿奪紀。又司命竈君誕。犯者遭回祿。初五 雷聲大帝誕。犯者奪紀。初六 雷齋。犯者減壽。初八 佛般涅槃。大忌色慾。又四天王巡行。初十 北斗大帝誕。十二 西方五道誕。十四 四天王巡行。十五 月望。太陰朝元。宜焚香守夜。犯者暴亡。又四天王巡行。十六 天曹掠刷真君降。犯者貧夭。十八 天人興福之辰。宜齋戒。存想吉事。廿三 四天王巡行。又漢桓侯張顯王誕。廿四 竈君夫人

誕。廿五 月晦日。犯者減壽。廿七 斗降。又至聖先師孔子誕。犯者削祿奪紀。又楊公忌。廿八 人神在陰。犯者得病。又四天會事。廿九 四天王巡行。三十 月晦。司命奏事。犯者減壽。如月小。卽戒廿九。又諸神考校。犯者奪算。又四天王巡行。

九月 共廿二日

初一 月朔。又南斗誕。犯者削祿奪紀。自初一至初九 北斗九星降世。犯者奪紀。此九日俱宜齋戒。初三 五瘟神誕。初八 四天王巡行。初九 斗母誕。犯者削祿奪紀。又酆都大帝誕。又玄天上帝飛昇。初十 斗母降。犯者奪紀。十一 宜戒。十三 孟婆尊神誕。十四 四天王巡行。十五 月望。犯者奪紀。又四天王巡行。十七 金龍四大王誕。犯者水厄。十九 日宮月宮會合。又觀世音誕。犯者減壽。廿三 四天王巡行。廿五 月晦日。犯者減壽。又楊公忌日。廿七 斗降。犯者奪紀。廿八 人神在陰。犯者得病。廿九 四天王巡行。三十 藥師琉璃光佛誕。犯者得危疾。月晦。司命奏事。犯者減壽。如月小。卽戒廿九。

四天王巡行

十月 共十六日

初一 月朔。民歲臘。犯者奪紀。又四天王降。犯者一年內死。初三 斗降。犯者奪紀。又三茅誕。初五 下會日。犯者損壽。又達摩祖師誕。初六 天曹考察。犯者奪紀。初八 佛涅槃日。大忌色慾。又四天王巡行。初十 四天王降。犯者一年內死。十一 宜戒。十四 三元降。犯者減壽。又四天王巡行。十五 月望。又三元降。又下元水府校籍。犯者奪紀。又四天王巡行。十六 三元降。犯者減壽。廿三 楊公忌。又四天王巡行。廿五 月晦日。犯者減壽。廿七 斗降。犯者奪紀。又北極紫微大帝降。廿八 人神在陰。犯者得病。廿九 四天王巡行。三十 月晦。司命奏事。犯者減壽。如月小。卽戒廿九。又四天王巡行。

十一月 共十八日

初一 月朔。犯者奪紀。初三 斗降。犯者奪紀。初四 至聖先師孔子誕。犯者削祿奪紀。初六 西岳大帝誕。初八 四天王巡行。十一 天倉開日。又太乙

救苦天尊誕。犯者奪紀。十四 四天王巡行。十五 月望。又四天王巡行。上半夜犯。男死。下半夜犯。女死。十七 阿彌陀佛誕。十九 太陽日宮誕。犯者得奇禍。廿一 楊公忌。廿三 張仙誕。犯者絕嗣。又四天王巡行。廿五 掠刷大夫降。犯者遭大凶。又月晦日。廿六 北方五道誕。廿七 斗降。犯者奪紀。廿八 人神在陰。犯者得病。廿九 四天王巡行。三十 月晦。司命奏事。犯者減壽。如月小。即戒廿九。又四天王巡行。

十二月 共二十日

按自二十後十日俱宜戒

初一 月朔。犯者奪紀。初三 斗降。犯者奪紀。初六 天倉開日。又雷齋日。犯者減壽。初七 掠刷大夫降。犯者得惡疾。初八 王侯臘。犯者奪紀。又釋迦如來成佛之辰。又四天王巡行。初旬內戊日。亦名王侯臘。犯者奪紀。十二 太素三元君朝真。十四 四天王巡行。十五 月望。犯者奪紀。又四天王巡行。十六 南嶽大帝誕。十九 楊公忌。二十 天地交道。犯者促壽。廿一 天猷上帝誕。廿三 五岳神降。又四天王巡行。廿四 各戶司命朝天。奏人善惡。犯

者得大禍。廿五 三清玉帝同降。考察善惡。犯者得奇禍。廿七 斗降。犯者奪紀。

廿八 人神在陰。犯者得病。廿九 華嚴菩薩誕。又四天王巡行。三十 諸

神下降。察訪善惡。犯者男女俱亡。

以上戒期。每年通共二百二十五日。閏月照前。皆係每月中之一定者。此外更有二分之月。春分。雷將發聲。犯者生子。五官四肢不全。父母有災。宜從驚蟄節禁起。戒過一月。秋分。殺氣浸盛。陽氣日衰。宜從白露節禁起。戒過一月。此二節之前三後三共七日。犯之必得危疾。尤宜切戒。二至之月。夏至。陰陽相爭。死生分判之時。宜從芒種節禁起。戒過一月。冬至。陰陽相爭。死生分判之時。宜從大雪節禁起。戒過一月。此二節乃陰陽絕續之交。最宜禁忌。至節之前三後三共七日。犯之必得急疾。尤宜切戒。又冬至半夜子時犯之。并冬至後庚辛日。及第三戌日犯之。皆主在一年內亡。道藏三元日。犯之減壽五年。四立。四離。四絕日。二社日。犯之皆減壽五年。又社日受胎者。毛髮皆白。三伏日。弦日。晦日。每月三辛日。犯之皆減壽一年。甲子日。庚申日。值年太歲日。及拈香持齋供謝神佛日。犯之皆減壽一年。祖先亡

忌日。父母誕日。忌日。犯之皆減壽一年。己身夫婦本命誕日。犯之皆減壽。丙  
丁日。天地倉開日。犯之皆得病。毀敗日。大月十八日。小月十七日。爲毀敗日。犯  
之得病。十惡大敗日。甲己年。三月戊戌日。七月癸亥日。十月丙申日。十一月丁亥  
日。乙庚年。四月壬申日。九月乙巳日。丙辛年。三月辛巳日。九月庚辰日。十月甲辰  
日。丁壬年。無忌。戊癸年。六月己丑日。此皆大不吉之日。宜戒。陰錯日。正月  
庚戌日。二月辛酉日。三月庚申日。四月丁未日。五月丙午日。六月丁巳日。七月甲辰日。  
八月乙卯日。九月甲寅日。十月癸丑日。十一月壬子日。十二月癸亥日。此陰不足之日。  
俱宜戒。陽錯日。正月甲寅日。二月乙卯日。三月甲辰日。四月丁巳日。五月丙午日。  
六月丁未日。七月庚申日。八月辛酉日。九月庚戌日。十月癸亥日。十一月壬子日。十二  
月癸丑日。此陽不足之日。俱宜戒。

以上戒期。每年俱宜按照時憲書。逐月查明錄出。夾在此本。遵依禁戒。  
酷暑嚴寒。犯之得重疾不救。烈風雷雨。天地晦冥。日月薄蝕。虹現地動。犯之產  
怪物身死。白晝星月之下。燈光之前。犯之皆減壽。

以上天忌。切宜禁戒。

廟宇寺觀庵堂之內。犯之大減祿壽。

井竈園廁之側。荒園塚墓尸柩之旁。

犯之

惡神降胎。並產怪物身死。

以上地忌。切宜禁戒。

鬱怒。大怒傷肝。犯之必病。

遠行

行房百里者病。百里行房者死。

醉飽

醉飽

行房。五臟反覆。空腹。犯之傷元神。

病後

犯之變證復發。胎前。

犯之傷胎。

故凡有孕後。即宜分牀絕慾。一則恪遵胎訓。一則無墮胎之患。及小兒胎毒胎癩。凶險

瘡痘。遊風驚癩。牙疳等病。二則所生之兒。男必端嚴方正。女必貞靜幽閒。自然不犯淫

洩。產後。百日以內。犯之。婦必患病。

天癸來時

犯之成血癩證。男女俱病。

竹

席。竹性寒涼。犯之易感寒氣。

薄衾

犯之寒氣入骨。窗隙有風宜避。

夜深就

枕宜戒。交合時嬰兒在旁啼哭。勿即與乳。

交罷。勿即揮扇。及飲冷茶水。

一夕勿

兩度。勿服春方邪藥。勿蓄縮不洩。

以上人忌。切宜禁戒。

按以上逐月戒期。及天忌人忌等日外。每月尚有六七日。毫無忌犯之日。若論保身之士。每月本屬至多三四次。故能疾病不侵。精神強固。而且寡慾者必多男。後嗣身體亦必強固。彼少年新娶。往往縱慾戕身。使百年好合。一時斷喪淨盡。深可悲也。則何如謹守戒期。保身立命。使後日有偕老齊眉之樂。子孫眾多之慶。何快如之。

不可錄紀驗

友人季君邦采爲吳興知名士。住南潯鎮。方予初印不可錄。適季掌教鎮海。札致二百部。囑其分給生童。比接來信。責予迂闊。且云。已將此錄置之高閣矣。未兩日差來。願刷五百部。予理前說以卻之。旋復專足持札堅懇。始知夢伊父諄囑云。爾不印送不可錄。爾子烏能入泮。因囑刷付一千部。廣爲流布。後據云。接到伊子采芹之信。正發願印書之日也。其靈驗如此。杭城新橋積翠庵僧靜緣。向好善。一日大雪。叩門抄化。余曰。我家所有惟命。僧曰。此物現藏居士家。故敢請耳。詰之。始云。願出香火資。借不可錄板。刷印幾千部。余欣諾之。而詰其何以冒雪來此。陸發此念。僧曰。昨夜夢土地神告衲曰。印送不可錄。可免大災。今早遍訪施主。知板係潭府所藏。故竭誠請焉。既借給印送後。次年居民失火。左右均遭回錄。獨僧庵無恙。益信神明勸善。冥冥不爽。陳海曙記。

自記

庚午初夏。夜夢兩童子來語予曰。

文昌帝君召爾有話。因同往。引至中翠亭一院。見其額曰大洞閣。隨童子至大殿。見帝君中坐。予叩頭起侍。

帝君言曰。世間刊送善書甚多。惟不可錄久已不行。爾當爲我佈散。卽命兩童擡出一箱。內皆剝蝕字紙。檢閱卽不可錄之殘帙也。正在想念。此書未經見過。從何辦起。帝君又諭曰。鄉試將近。當速爲之。命兩童送予出而醒。次日。各坊尋覓。均稱不知。焦思月餘。突有人將不可錄書板來售。序文首張已失。閱尾張。知係萬九沙先生所刻。甚喜。買之。卽刷印三千部。於七月初一早。虔送至院。甫到大門。一僧便啓口問曰。可是陳居士送不可錄來耶。予惟唯唯。卻甚駭異。趨詣

大殿焚香叩呈

帝座之前。其僧延至客座待茶。叩其法名。爲元本。問其何以知予送書來。且知書名。僧曰。昨夜得夢。

帝君諭我候門接書。故早起相候。予深爲肅然。可知善書行世上格。蒼穹。能身體力行者。其功德尤不可量。所願共體。



擦去之紙。仍有字形。不可褻污。嘉慶乙丑之秋。杭城保佑橋。鏗工金姓。病中見兩鬼隸。攝去拜謁堂皇。所見神如貴官像。神曰。汝穢褻字紙。法當刑責。金訴以術業在是。不得不爾。神曰。不然。汝當擦洗之際。所落紙屑。宜收置淨處。隨時焚送。汝乃灑棄塔除。甚至傾潑垃圾之中。無處不有。非穢褻而何。金無詞。竟受責。迨醒。臀股痛楚殊甚。噫。神之示誠深切。而復爲職是業者。開一消孽法門。人亦何憚而不遵奉哉。爰記是事。殿於末頁。願業刻字者。以此爲前車之鑑。而謹循神教。則幸矣。陳海曙記。

法戒詩律序

此詩爲簡州教諭楊通泉先生所撰體本呂近溪呂新吾語在通俗或類引古詩求其合體而已岳池莘圃善士讀之謂淺要易以感人若授諸初學之弟子朝夕諷誦不但知詩法入門且可保全天性受益良多亦以爲然因重加斟酌付之剞劂願童蒙咸誦習焉

時

道光二十二年立夏後三日七分省過生朱虎臣識

法戒詩律上編

孝父母

孝順根源出性真。世間誰是鐵心人。只因看得妻孥重。當報生身有老親。人生難得聖賢親。曲使親賢孝更真。幾諫一章當細講。休將白髮作途人。延師教子費艱辛。日冀揚名始顯親。若負倚門朝夕望。何顏復教後來人。漫道彝倫我克敦。昊天難報是親恩。如來佛名。休向西方覓。生佛家家有二尊。孝可格天。

愛兄弟

兄弟能和父母安。莫因財產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畱與兒孫作樣看。同胞手足不相和。骨肉交殘患愈多。試問禍端誰作俑。自家身教自操戈。前體不和。下輩效尤。莫因長舌亂天真。婦女何知骨肉親。枕上讒言儂我輩也。不聽。斯能和睦一家人。想到同胞理便明。賢愚都是二人生。張公忍字懸心上。無拂雙親並有情。不和即是不孝。

睦宗族

水有源頭木有根。同宗同族是家門。聽他稱謂原親切。何故行爲又寡恩。

或爲銀錢或爲田。爭端一起禍相連。捫心我縱全無愧。也要回頭看祖先。不謹卽是忘祖。  
能愛宗親便是賢。提攜開導所當全。婆心亦有難施處。此念終堪告祖先。  
范公博施世稱賢。今日祠堂尙有田。若把有餘矜困乏。祖宗泉下也安然。

### 和鄉鄰

飛觴不許暫停杯。咸道迎賓莫惜財。試看坐閒歡飲客。鄰家貧者幾人來。  
有錢偏不顧同鄉。一賞俳優戲子。便罄箱。鄰里豈同歌舞子。飢寒何故反相忘。用以濟貧。莫大陰功。  
朝夕相依是四鄰。謙和退讓自然親。喫虧究竟爲君子。好事原非有福人。

匪人豈是我同儔。何故常常與共遊。一旦毒蛇傷汝手。此時斷腕亦難休。古云。毒蛇傷指。壯士斷腕。  
交結小人禍實多。漫言如玉不妨磨。好遊好飲從茲起。引到迷途更入魔。  
心心相印是知交。流俗綢繆在酒餚。莫厭良朋形迹淡。惟能如水乃如膠。  
益友無多只有三。多聞直諒爾宜參。迷途誤入何由轉。須向良朋借指南。

### 教子孫

不能從幼早陶甄。音真。及長無知必逆親。音士。以舌取物也。犢劬勞他不念。分明養一有讎人。

溺愛不明真可嗟。外人笑罵父偏誇。謂兒頑癖生難藥。必到敗時方覺差。  
周公三撻教何嚴。愛子須知苦後甜。薛氏八龍八子皆賢世稱八龍皆賴教。有兒安可味鍼砭。音針邊訓戒也。

立師道

經師原不及賢師。爲範爲模刻刻思。若是問心先有愧。何顏終日坐臯比。音皮。先生坐榻。  
生徒濟濟講筵開。進士舉人從此來。若把本原都不講。國家何用此文才。文與行兼敦。  
講學衡文必認真。先生原是讀書人。四知自按誠無愧。絳帳輝煌福自臻。

重師尊

古人一字且稱師。何況終年把耳提。學問源頭休要負。門生也有教人時。  
盡心方可教成名。夏楚二物。學中刑也。徒加反不平。更歎束裝辭去後。門生便不是門生。  
束脩禮也豈宜爭。從厚門生定有成。况是寒儒方設帳。富家何得看他輕。  
雪滿階前尚執經。游楊游定夫。楊中立。二子立芳型。豈徒當日聲名好。俎豆千秋在廟庭。位在東廡。

立人品

自新一洗舊時狂。改過聲名臭轉香。貞婦暮年如失守。不如老妓忽從良。有過當改。爲善必堅。

品正行端困亦芳。帶經鋤草反馨香。爲人若是多邪僻。宰相狀元也不光。  
良吏心公斷自光。鬼神歡喜聽和平。禎祥豈可資音資。緣得百福皆由積善生。

### 戒惡

閒中檢點平生事。靜坐思量音良。日所爲。常把此心行正道。自然天地不相虧。  
富無仁義風中燭。貴不公廉水上漚。音嗽。水上泡也。天理自然明若鏡。人心枉用曲如鉤。  
惟求一己集千祥。且喜他人有禍殃。禍福由天誰得主。何爲妄用此心腸。  
方諸水鏡。陽燧火鏡。向天開。水火都從日月來。可悟降祥原不爽。感通惟在此靈臺。靈臺心也。

### 戒爭訟

些小爭端莫若休。何須經府與經州。費錢結怨遭陵辱。贏得貓兒賣了牛。  
聞人一謗怒隨生。冤屈稍加便欲鳴。自己襟懷先褊小。何能與世不相爭。  
張良進履世稱奇。結襪與人結襪又誇張釋之。此是賢豪謙讓事。願他爭者自尋思。不爭而讓。真是豪傑。  
爭訟先須請里鄰。解紛排難正需人。出言誰把殃祥想。坐上明明有鬼神。  
第一聽言要認真。莫因巧舌便相親。謂宜讓者真君子。引我相爭是小人。

財產誰能保萬秋。浮生若夢更難留。貽謀久遠惟忠厚。爭奪不如積德優。

戒謀地

風水先生慣說空。指南指北指西東。山中果有公侯地。何不搜求葬乃翁。古詩。  
日與兒孫作馬牛。遺憾未朽亦堪憂。後人箇箇談風水。不到榮華葬不休。  
外槨內棺制最良。而今半用一墮裝。骨骸顛倒全無序。猶望兒孫百世昌。  
人子一當大事時。衣衾棺槨不容遲。卜期卜地能先慎。此後何煩再改移。

戒淫行

迷途一入便忘身。不畏兵戈不畏神。罰及子孫殃更遠。黃泉何面見先人。朱子云。報在妻子。  
生成均受上天恩。孰是昭昭孰是昏。縱不增輝於宇宙。也休污穢此乾坤。  
西廂點到牡丹亭。豔曲妖歌世喜聽。淫態演來真可醜。忍教子弟看情形。引勸淫心。其害不小。  
光前耀後是純儒。方算人間一丈夫。革面洗心權在我。翻身便可出迷途。

戒賭博

賭博由來是盜源。此風一熾禍難言。挽回猶恐無奇策。何故親身教子孫。身爲即。是教。

寡慾原爲士子心。携菹音舒蒲豈不玷儒林。休言汝是衣冠士。若犯律條罪更深。

蛾撲燈光去復來。昆蟲無識自招災。博徒多是聰明子。何苦癡迷解不開。

一壞心田二耗財。三無品望四招災。金丹換骨無他訣。舍此仍爲有用才。

### 戒殺牛

以帷埋馬念其勞。見禮記牛代人耕績更高。衣食兩端由彼得。世人何忍復操刀。

畜狗家中死必埋。見禮記仁慈可想至人懷。孔子忍心竟殺耕田物。狼似貪猿毒似豺。

一聽哀聲不忍嘗。見生猶覺死堪傷。尋常微物都宜愛。忍把耕牛任意戕。

人嗤音嗤笑也。戒食是迂拘。藉口春秋祀必需。請看上丁文廟祭。德能配享是何儒。

一觀鰓鯨便生憐。可見仁慈出性天。我輩若能常指點。何殊舌上吐青蓮。

### 法戒詩律下編

#### 勤職業士農工商皆然

周公待旦不言勞。大舜耕田且習陶。陶作瓦器也我輩自尊尤好逸。此身似比聖人高。

羨人富足慕人榮。須識甘從苦內生。惟有懦夫全不解。反言天地未均平。

懶讀詩書怕力耕。工商亦不苦經營。問他聲價居何等。長甲軍中第一名。明洪武初。無職業而指長甲者。編入

軍籍。名長甲軍。

知恥皆爲有用材。休云貧賤是天災。一勤天下無難事。萬福源頭自此開。

蟻能銜土積爲房。人豈不如微物強。鐵硯磨穿桑維翰不第。鑄鐵硯示人云。硯穿則已。後成進士。終有得。可知勤字是

神方。

### 禁奢華

好奢休恃有家資。同貨也。竭海終難滿漏卮。晉支。酒杯也。財產未空猶若醉。飢寒方是醒來時。

珍饈羅列酒馨香。費敵貧家數月糧。若肯去奢調困苦。子孫福祿亦綿長。

奢華原是敗家根。我輩宜將節儉敦。有福一身休享盡。須畱衣食與兒孫。

### 戒驕傲

傲字由來是禍胎。百般憂患此中來。古人治此無他法。惟用撝音揮謙去解開。

縱能把筆便生花。小技雕蟲未足誇。試看古來真俊傑。無人任意逞才華。

漫言驕傲是高蹤。天道惡盈多不容。謙卦六爻皆大吉。吾儒舍此又何從。

行恕道

入世胡爲與世親。己心不欲勿加人。此方治卻無窮病。恰似金丹換此身。  
只知有己不知人。卽屬同胞也不親。若肯常常思恕字。此心便已近慈仁。  
休從高遠講爲仁。隻字心傳出聖人。恰似律吹寒谷裏。徐徐引出十分春。

師百忍

禍端未起本無形。惹到身邊便不寧。問是何方能解化。古言忍字敵災星。  
橫逆來時不與爭。他人忿怒自然平。相如一忍仇隨解。還是將軍自負荆。  
凶頑何可與爲讎。惡語須將巽語收。平日壁閒懸忍字。臨時以此化戈矛。  
涵養深時意氣平。名流誰復與人爭。事難忍處均能忍。方見賢豪度量宏。

戒口過

好發陰私喜議人。捕風捉影似爲真。休云言語無災害。輕則招尤重殺身。  
輕信人言卽是愆。空中樓閣豈宜傳。我雖未克捫人舌。忍把流言復妄宣。  
醉來言語類俳優。出口如狂不自羞。卽或醒時知痛悔。已經惹著一身憂。

兩相如忍讓。廣願  
肉袒負荆請罪。

何爲出口便傷人。惡語相加卽反唇。請看狂童交口詈。音利也。無殊自己罵雙親。

戒嗜酒

養性休貪亂性漿。成家宜戒敗家湯。德如衛武猶箴戒。敢道常人醉不妨。古詩。

嗜酒聲名並有傷。文人才子更宜防。劉伶若肯從妻語。何至終成一酒狂。

諸事荒唐且寡情。偏於酒政講嚴明。尊拳醉後加雞肋。劉伶遇人毆。曰雞肋不足當拳。不測災殃一旦生。

光前裕後賴斯身。嗜酒原非是正人。時想我躬何等重。敢將狂藥亂天真。

分外勿求

人生無事不需財。宜想金錢所自來。應得須多皆分內。過求卽少亦招災。  
貪夫貿貿只營私。天理人心並不知。毒脯救飢雖暫飽。殺身巨禍亦隨之。  
刻薄成家望久長。貪夫那有好兒郎。田房賣盡還貽笑。嗤彼先人本不良。  
何必問天把首搔。總將忠厚教兒曹。任他堆集金千萬。究竟不如積德高。

勿慢先靈

凡關祭典並當虔。疏忽原非是小愆。葛伯被誅因廢祀。成湯問罪此爲先。

莫把虛文去祝禱。福也。胸中誠否鬼神知。心香一綫潛通後。便是冥中降福時。既識祖先是本根。自當一祭卽如承。待賓不敬猶招咎。敢把虛文祀所尊。

### 照管墳塋

墓旁松柏已成陰。魂魄依依戀茂林。孝子賢孫當世守。休教歿者暗傷心。古詩。墓開古木已參天。斬伐那知有祖先。不肖子孫猶未足。還將餘地賣成錢。園林已盛墓還崇。祖父形容儼在中。後嗣人人知報本。千年萬載慶興隆。

### 婦女教訓

大家昔姑。傳大姑。班固之妹。作女誡七篇。閨訓切而嘉。自幼提撕勿使差。若是不端兼不孝。醜聲豈獨在夫家。悍婦那知敬丈夫。非惟姆昔母。女師。訓少規模。夫身不足爲他範。徒怨妻家也是愚。婦人焉敢慢翁姑。此罪分明在丈夫。忤逆卽非身自作。縱容難免上天誅。修身斯可望家齊。必以躬行範乃妻。若是夫綱先不立。司晨何怪有雌雞。婦犯律條禍必奇。務須常講使他知。潛移默化先爲妙。若到刑時悔也遲。夫妻相敬果如賓。同向庭幃養老親。妯娌和諧兄弟睦。千祥雲集福駢臻。

教化廣行

獨爲君子古人慚。言動無非是指南。若肯因人施教化。此心便是一瞿曇。音渠談。佛名。

忠孝源頭出性天。君平

嚴君平。蜀人。善卜。與臣言忠。與子言孝。求卜者皆退以善。後成仙。

借卜以相宣。教人亦屬尋常事。豈意

因茲竟作仙。

因材施教似陽春。指點何分士與民。佛氏講經頑石動。生公說法。石皆點頭。休言年少點頭人。

帝君善教作仙真。體得斯心便近仁。以口以書均是德。不求多福福盈身。

珍重書籍敬惜字紙

物則民彝賦自天。聖賢以口代爲傳。盥音貫。洗也。手讀之猶恐褻。敢將污穢觸瑤編。

咸賴詩書作指南。休將往訓佐狂談。滑稽好弄原非士。君子由來畏有三。

伏羲心畫自天來。宇宙文明一旦開。點畫皆由神聖作。漫教隻字棄塵埃。

莫輕將字作邪詞。下筆鬼神先有知。體得帝君珍惜意。佇看身到鳳凰池。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霹靂聲從碧落來。轟然一擊便成灰。此爲報應昭然者。不信神靈但看雷。

感應先須看得真。莫甘狂妄莫欺神。賢關聖域雖難入。也是人閒一好人。  
爲善誠能立志堅。不求多福福來天。慈航現在瑤函上。何必蓬萊去訪仙。  
四民惟有士居先。一旦登朝便是仙。識得此身擔荷重。真修何至歎無傳。  
衣冠楚楚儼爲儒。罔利營私勝鄙夫。莫謂山林多盜賊。須防庠序有穿窬。  
此身得入聖賢門。親友鄉鄰孰不尊。排難解紛心事好。還貽福澤與兒孫。  
學問宏深志願殊。蒼生翹首望吾儒。在家人已稱君子。出仕民將父母呼。

學古入官做上等人

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  
讀書原欲作奇男。廉潔常常抵掌談。一旦萬民呼作父。忍將此志變爲貪。  
從來酷吏禍皆奇。士子讀書原共知。刻剝斯民天豈恕。出身何敢不仁慈。  
逞才任性自揚揚。卽不貪婪也是狂。氣質粗浮全未變。他年何以坐琴堂。  
君父尊嚴卽是天。人臣宜共矢冰淵。無慚忠蓋斯爲孝。做到循良吏亦仙。

關聖帝君警戒婦女豔粧文

當年昂昂意氣。而今懷懷威風。朝朝糾察善惡。日日註錄陰功。任爾奸雄

詭計。誰不懼我關公。

最可恨者婦女豔粧。最可恥者世之邪淫。實爲人心風俗之蠱也。而人每習焉不察者。豈以豔粧爲不足深論乎哉。隆古之時。未有豔粧。家給人足。俗厚風淳。人心猶留渾噩之意。庶民咸安淡樸之風。自豔粧出。而奢華日勝也。節儉日亡也。淫風日熾也。人慾橫流。而天理漸滅矣。豔粧之所係。豈小也哉。吾嘗重以爲戒。而人莫之經心。殊不知無窮之弊病。從此而出。無端之禍根。從此而生。舉凡人世之愆尤。無不從此而致也。卽以官宦良女。有何俊秀。而人每羨其光華者。由於豔粧也。娼妓賤婦。有何姿容。而人每受其蠱惑者。亦由豔粧也。因之少年美士。本堪上達。而恣情縱慾。玉樹折於萌芽。貴族大家。本堪世守。而極慾窮奢。黃金散於歌笑。甚至詩書名家。典型足法。而或不免強暴之污。冰霜發婦。辛苦自持。而或反遭風影之謗。是皆豔妝之所由致也。由此而病。由此而妖。由此而荒業失志。由此而殞命傾家。由此而蕩檢踰閑。敗名墮節。由此而致殺爲盜。結獄累囚。豔粧之爲害。可勝道哉。蓋婦女雖或美麗。而古樸是安。自無淫邪之態。婦女本屬

端莊而豔冶是尙。皆有蕩泆之形。冶容誨淫。莫極於此。殺人利刃。莫甚於此。其遺害於人也何窮。其造惡於己也更甚。招人窺伺。惹人訕笑。致人奸淫。禮義之習亡矣。廉恥之心喪矣。菽水不繼。則翁姑無養也。爭妍懷妒。則妯娌不合也。狎恩恃愛。則丈夫短氣也。是不孝不弟。不忠不信。非禮非義。無廉無恥。皆出豔粧之中也。吾命諸生弟子。到處勸善。隨地宣講。望人人孝弟忠信。個個禮義廉恥者也。能不痛以爲戒哉。雖孔孟復生。亦必以豔粧爲可憾矣。吾且問世之好豔粧者。果何心也。其意主於悅人耳。欲悅其夫乎。不如是不足以殺其夫也。欲悅他人乎。女子出門。必擁被其面。欲以是而悅他人。其心尙可問哉。在婦女之粧飾。以爲動人之觀瞻。而狂且之相遭。卽以娛己之耳目。始也一見若驚。既而三思不置。勢必欲得而甘心矣。由是父母有所不顧。身家有所不惜。刑罰有所不忌。鬼神有所不懼。一人倡之。人人尤而效之。風俗日事於奢靡。氣習日流於險惡。財用日趨於消亡。淫穢之事。積而不堪聞。怨毒之氣。結而不可解。諸劫所以釀成矣。而尙以爲不足深論哉。夫古人之教女者。教以婦容。非高髻長纂之謂也。非傅粉塗脂之謂也。非挑龍繡鳳之謂也。非妖嬈奇邪之謂也。古人云。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教以婦

容欲其幽閒貞靜而已矣。嗟呼。最可憾者。莫如豔粧。最可惡者。莫若邪淫。是在爲父母。爲翁姑。爲丈夫者。痛切嚴禁。庶幾人心風俗。可得而轉也。不然。罪在父母。罪在翁姑。罪在丈夫。可不懼哉。

戒淫詞（原名回頭是岸）

風月場。煙花界。茫茫孽海。噫吁嘻。危乎殆哉。讀書人。須要想。昌榮後代。讀書人。須要想。爲官作宰。切莫學。浪子風流。公爺氣概。趁祖宗田園尙在。趁自家青年未艾。今日花街。明日柳巷。把富貴功名。丟置在天涯外。細思量。該也不該。祖宗錢財。皆由他幾世掙來。只爲你好頑皮。盡把田莊賣。祖宗陰德。皆由他幾世修來。只爲你好飄流。盡把門風壞。落得箇浪子聲名。風流過惡。終身莫蓋。細思量。該也不該。說甚麼。花心柳眼。說甚麼。杏臉桃腮。說甚麼。翠翠紅紅。妝容換彩。說甚麼。好好真真。才華絕代。無非是。妝的嬌癡。演的聲容。描的粉黛。無非是一種情魔。一具枯骸。一般的妖和怪。花盡銀錢。買箇麵糊豬八戒。細思量。該也不該。任憑他。密友良朋。艱難求借貸。告訴他。昂然不瞅睬。任憑他。父母妻孥。縷無穿戴。告訴他。全不挂心懷。一遇著。花柳娘。腰肢幾擺。便昏沈沈。魂兒不

在。製綾羅，買緞疋珠釵，就千兩黃金，也不惜當場喝采。細思量，該也不該。我常見年少輕狂，沒甚由來。偏遇著富敵王公，才高北海。約一般，假哥兒，搖搖擺擺。穿的是好嫖皮，說的是斯文話，耍的是名士派。到處尋花，四兩半觔，鬧得箇天地黃昏。龜婆不愛，還要  
做幾句打油詩，把他才學賣。如此癡呆，我只怕他人笑壞。細思量，該也不該。這還是煙  
花女，都無大礙。還有那青年少婦，紅粉妝臺。或夫婿經商，浪遊江海。或良人從軍，羈身  
遠塞。半點春心，忍不禁。紅杏一枝，露出牆兒外。你便尋鍼覓線，巧計安排。只圖你一刻  
歡娛。不管他臭名千載。細思量，該也不該。更有那深閨處女，情竇初開。他本是美玉無  
瑕，未字將年待。怎恁你千方挑引，百計歪纏。認賊尋親，擦擦挨挨。香齋卻近書齋。張君  
瑞跳入粉牆來。崔雙文終身名節敗。祇說是天地不曉，鬼神難猜。到那時，做了人家婦。  
怎免他，暗裏含羞千百載。細思量，該也不該。復有丁年苦節，意冷寒灰。堂階欲下，不敢  
動蒼苔。春光待覽，不敢繡青鞋。受盡孤凄，情意堪哀。望祇望，白首完貞。上報夫主，下對  
兒儕。音榮偏偏遇著你這會。音四皮怪。終朝顛擺，惹得心上無聊奈。可憐他，半生脩鍊。  
盼到成仙，竟被你一沈香拐。細思量，該也不該。若乃家中奴婢，充當賤役，運水搬柴，須

將他當作兒孩。卻爲何尊卑不辨，上下不分，倫紀都乖。他尙瓜期未及，你便心癢難捱。到他日明中遺嫁，暗裏成胎。把祖宗一脈姓名都賣，細思量，該也不該。至於俊俏兒郎，花容笑靨。音臉他本是無識無知，你便覺可欣可愛。厚禮隆情，囑他來寄拜。他叫你乾爹，你叫他乾崽。音宰父子夫婦，一般看待。全不想，你家中亦有那青蛾少艾，俏相公，你好頑。美郎君，他亦愛放火燒身，暗中這點風流債。呀，這都是你自家引鬼入宅來。細思量，該也不該。吁嗟乎，自古無不破家的蕩子，無不填還的淫債。你到說路柳牆花，儘人攀採。我只怕惡貫滿盈，避債無臺。到爾時，膝下佳兒，繡閣裙釵，他人抱着喚乖乖。一頂綠頭巾，今回該你戴。你都自在，只怕那三親六戚，難把頭擡。先祖陰靈，忍辱到泉臺。淫醜播鄉街，句句雜。音耐穢。音代這都是自作自受，將誰怪。細思量，該也不該。且不說，好淫的，天絕後代。且不說，好淫的，惹禍生災。只你那無夜無明，好嫖，又將煙酒帶銷盡聰明，混盡光陰，蕩盡家財。到此時，精神消憊，骨瘦如柴，枯癆病害，眼睜睜丟著妻兒，沒下臺。細思量，該也不該。俺也曾，在青樓游蕩了三年兩載。俺也曾，遇嬌娃，花費了小小錢財。論容顏，也要把西施壓賽。論恩情，也當得魚水和諧。訂終身，知心話兒，說了幾口袋。

就石爛海枯，也不得私盟變改。一朝金盡人無賴，破衣裳，週身似丐。爛楊梅，週身似癩。鴛鴦兒的眼白了。媽兒的臉青了。知心人兒心黑了。頂替公爺又來了。沒奈何，歸家來，十分的不光采。十分的不爽快。還是那枕邊人兒熬得載。年雖老，貌雖衰，心腸不改。問夫君，你緣何這般體態。淚涔涔，音岑侍湯藥，終身不懈。勸諸君人，要知好歹。

此篇得秋闈中。題曰回頭是岸。蓋一過來人所爲。置故書中已十餘年。茲偶檢得之。喜其切實。足警已犯者。又雅俗共賞。因付劖劖。而識其緣起如此。

甲寅春仲覺是菴主人識

感言

世風日降。廉恥淪亡。愚夫愚婦。蕩檢踰閑者。無論矣。卽莘莘男女學子。亦高唱解放主義。襲平等虛名。昧自由真理。其易合易離。偶聚偶散。女爲男亂。男爲女欺。畢生幸福。隨之剝奪者。比比皆是。至可痛也。夫平等者。乃原則上之理論。非事實上之秩序也。類如士與士平等。士之父子兄弟。一例稱謂。可乎。農與農平等。農之長幼老少。等量齊觀。可乎。自由者。乃法律內之行動。非法律外之隨便也。類如朝祭會盟。周旋應對。可以自由。

也。若倒置冠履。毀壞約章。可乎。婚喪慶弔。進退趨踰。可以自由也。若淆亂賓主。公然侮辱。可乎。是故男女間之交際。陰陽敵體。謂之平等。可也。伉儷相當。任其自由。可也。若夫婦有別。各有配偶。禮義大防。不容紊亂。固不得以平等自由概之也。即以歐洲之新文化言之。男女社交。純主公開。凡有男生訪女生。研究學術。或關繫戀愛問題者。在學校相見。則必由保姆監護之。在家庭相見。則必由父母監護之。不得有秘密之行。非禮之舉也。至男女有發生婚姻之議者。更必由其父母認可。然後方互請證婚之人。亦猶之吾國婚姻舊俗。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也。男女不幸中途失伴者。再娶再嫁。雖俗所不禁。然重婚之婦。凡遇羣眾之大宴會。例不得請。其不爲俗尙重視。可知矣。况吾國素稱禮義之邦。內則一篇。其所以別男女之嫌者。至周且密。古聖人之防微杜漸者。意固別有在也。吾國學子。苟不慕歐化。斯亦已矣。苟仍慕歐化者。盍亦反其本乎。鴻壁生長海隅。知識愚昧。猶憶髫年時。隨先慈陳太夫人歸寧阜寧陳氏。外王母許太君以不可錄示。壁並命終身誦之。數十年來。未敢踰越規矩者。實賴此書爲之保障。現時滄海橫流。理欲之防。幾至潰決。而邪說繁興。較昔爲甚。至有倡言公妻者。是更不止桑間濮

上之行爲矣。易繫詞有曰。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又曰。夫婦之道。不可不久也。是夫婦定制。實爲古今中外所不可磨滅者。海內士夫。果能以義自守。生不二色。亦如女子之從一而終。無怨女曠夫之缺憾。有不保合太和。萬國咸寧者。吾未之信也。苟非然者。禮教失據。國母飄搖。人種滅絕之害。必將見於今日。而不可收拾矣。（滬上賣淫者多。梅毒傳染之害。甲於全國。苟倡公妻。將人種絕滅矣。）江都張氏瑞曾藏有不可錄舊版。良因善果。造福無量。鴻璧撫今追昔。愴然有感。特重爲之校刊。付印分贈青年男女學子。苟能詳細繙帙。身體力行。其足以影響善良風俗者。實無涯涘。固不僅束身圭璧已也。

民國丁卯年二月朔日鹽城吳鴻璧彝白甫謹撰

勸戒殺喫素文

虛空世界原自清寧。一切眾生皆具佛性。自迷真遂妄。背覺合塵。故無端起貪嗔癡。造殺盜淫。致世界成一大劫。網而一切眾生輪轉其中。莫之能出。可不哀哉。造劫之因。雖非一端。而其最大而最多者。莫過於殺生。昔願雲禪師偈云。千百年來。怨裏。羹。怨深如海。恨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半夜聲。可知屠門哀號之聲。一日不息。則世上刀兵之劫。一日不能免。靜言思之。寧不危懼。夫人知愛命。物亦貪生。今試易地以思。使剖腹刺心之酷。加乎我身。我苦何如。使刀砧湯鑊之慘。加乎我身。我痛又何如。人有父母兄弟夫婦子女之愛。物亦有雌雄卵雛之類。殺彼子女。充己口腹。其悲痛孤苦又何如。夫人與人處。睚眦尚且必報。物雖無言。知覺與人何異。每見一大都市宰殺水陸飛走眾生。以充口腹者。日以千百萬計。驚痛憤恨。鬱成厲氣。積之久久。大千天和。饑饉疾疫。刀兵等劫。由此起矣。此因果報復一定之理。苦於世人相沿成習。不覺不知耳。王洋曰。

昔賊匪蜂起。死亡枕藉。李秀才培德。謁二仙觀林道長。問生靈何辜。遭此大劫。道長歎曰。世人殘忍成風。宰殺雙重。積之久久。大千天和。故天降此饑饉。繼以刀兵。收斂人民。以填物命耳。又嚴紹庭曰。明季有王居士。謁小洞天尊者。叩云。舉世盜賊縱橫。干戈擾攘。億萬生靈。遭此大劫。願吾師垂金臂救之。尊者云。惟有戒殺放生。可免耳。以上兩段。

見好生。救劫。是以弭劫莫先於戒殺。莫要於護生。尤莫善於茹素。此素食同緣社所由起也。

以上言機。僅刀兵等劫。皆由世人宰殺。擊重所致。欲弭劫。運莫要於多結。回志戒殺。喫素。以期各保生機。共挽天心。佛言。食肉之人。斷大慈種。我

觀眾生。輪迴六道。迭爲父母。六親眷屬。更相啖肉。無非親者。常生害心。增長苦業。流轉

生死。不得出離。不食肉者。卽是無量功德之聚。若一切人不食肉者。亦無有人殺害眾

生。此楞伽經之言。佛家奉爲金科玉律者也。以上引楞伽經。明佛家戒殺斷肉食之旨。或曰。戒殺斷肉食。佛

制也。儒家聖人。則無此語。則應之曰。孔子之經。莫大於易。其言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子思作中庸。以述祖德。

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孟子私淑其學。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又曰。殺一不

辜。雖得天下。不爲也。夫有罪當殺。牛羊雞豚之屬。何辜。聖人不忍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豈爲區區口腹。忍殺無辜乎。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此孟子方便說。

食其肉也。迄漢代大儒。厥有仲舒。著春秋繁露。以明孔子之教。則曰。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

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謂仁。儒家聖賢垂訓。其戒殺不章章乎。大戴記有云。食肉者

勇敢而悍。食殺者智惠而巧。夫悍者。殺之端也。亂之源也。智惠者。仁之迪也。治之本也。

故肉食之民。每好殺而難化。殺食之眾。常和平而易親。徵諸中外。理無或爽。吾聖人既判其美惡之殊。由於肉食穀食之分。則必以肉食爲宜。斷也明矣。朱子註孟子七十者可以食肉曰。未七十者不得食也。七十曰老而傳。蓋以家事傳諸子。七十可以食肉者。之禮。與告朔不去餼羊。愛禮之意略同。非謂年至七十。必定食肉。始能養生也。○印光法師曰。此世間聖人所立之權法。自佛教東來。暢明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事理。而且歷代史書。多有人畜轉變之事。固宜特開眼界。警念生靈。如是則食肉者鮮矣。又以咬得靈。母徒固守權法。以致親與自己。殺業滋蔓。而不息也。

菜根百事可做爲小學終篇。其望人茹素不隱。然言外乎。由是觀之。戒殺斷肉食於儒家。何疑。以上所引。儒聖之言。原非專爲戒殺斷肉食而發。第於性命曰各正。太和曰保。即於各正保合。並育之旨。有傷而況其大焉者乎。又況日日殺之。害之乎。恣口腹之欲。我水陸之生。違背天理。莫此爲甚。此聖人所深懼也。茲特蒐集經訓。以闡明戒殺斷肉食。食儒佛聖人。其心不二。在明眼學人。觀之自能了。解於方便。立說勸誘。以開明戒殺斷肉食。苦心接之。所引。聖經。本旨。亦正。圓明。無礙。而不必以。兼。合。經。文。爲。疑。耳。或又謂人人都戒殺。物類不將充滿世間乎。吾得引紀慎齋家訓。以正告之曰。世人不食虎豹。未見虎豹充滿人間。山村內儘有一村不食蛙鰕者。彼地蛙鰕亦不見獨多。况按之因果正理。畜生一道。實因夙生殺業。受報而來。若世界人人戒殺。將直無此畜生惡道矣。何慮之爲。以上釋物類充。或又曰。飲食所以養生。喫素有礙衛生。奈何。則曰。無錫丁仲祐先生。

所著素食主義一書。已詳論之矣。第一章言肉食之害。素食之益。至爲明切。肉食含有疫毒。誠不免有礙衛生。素食天然真味。營養分以植物爲最富。不似肉食。渣滓多而消化難。是素食不但無礙衛生。乃深合乎衛生也。仲祐精中西醫學。其言可信。何不取其書而詳玩之。以上釋喫素之疑。總之戒殺茹素。可以弭劫。可以養心。可以惜福。可以延年。無悖儒佛兩家聖人之旨。而又適合乎養生人亦何樂而不戒殺茹素乎。以上總結前五段。南海印光法師宏揚淨土。常常以戒殺放生。喫素念佛。八字教人。其所撰金陵法雲寺放生池疏曰。近來天災人禍。頻頻降作。憂世之士。以爲此等業果。皆由殺起。倘能知物不可殺。則斷無殺人之理。又曰。放生原爲戒殺。而戒殺須從喫素始。倘人各戒殺。人各喫素。則家習慈善。人敦禮義。俗美風靡。時和年豐。何至有刀兵劫起。彼此相戕之事乎。上年在愚園內道院說法。謂勸人喫素。較之勸人放生。功用尤大。此爲不放之普放。蓋喫素爲實行放生之事。放生乃爲感發人喫素之方便。若不喫素。則所殺無算。所放其有幾何哉。一時聞者靡不感動興起。此又素食同緣社最初之緣起也。以上述印光法師師傳。印光法師語是說免劫之樂。深望海內

各界善士。減少肉食。相率提倡。息殺行慈之道。共趨於素食一途。以迓天庥而弭劫運。功德實爲無量無邊。第有一至簡要之言。謹貢於當代。

仁人君子之前。莫謂一人發心。戒殺喫素。保全有限。何補眾生。須知天下者。人與人。之所積而成也。擴而充之。推類而廣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鉅。其種因則小。其收果則大。況

聖慈加被。

天道好生。此中更有不可思議之力。存焉。是在勉強行之。勿自餒而已矣。社中同人。不

勝企祝。

以上普勸世人。

轉錄南京魏梅蓀居士素食同緣社原著

流通有益於世道人心之經書十六法

一全施流通 或慨捐巨款。或附印少份。或代為部校送。或不取分文。此亦功德莫大之助。或助祇價。或助印資。能出至誠。歡欣為心。不致不結。功德殊勝。

二半施流通 皆名求速愈。許願印求。至誠荷力。隨天此願。必遂。因親病而勝。

三祈福流通 求名求利。願印求壽。荷力隨天。此願必遂。因親病而勝。

四懺罪流通 及人非聖賢。誰能無過。但天道禍淫。不罪。殺然立。行人須自知。過。

五報恩流通 子女受父母之深恩。劬勞未報。一旦親去。抱恨終天。知力以圖送之。

六憫傷流通 金銀無名。無謂之舉。不如此。緣盡便離。怨以助超。拔為賢父。兄所在。宜與此氣。

七吉慶流通 喜慶等事。當戒殺生。以造免。造孽。刊經。以助超。拔為賢父。兄所在。宜與此氣。

八饋送流通 願海內賢達。示範當來。收移風易俗。之效。於不覺。聲色之間。

九宣講流通 逢朔望。或星期。休息日。先聖大化。普及齊民。先覺者。應之。方便。說也。

十函牘流通 勸助。盡他山。攻錯之誠。就各人程度。先弱立身。規勸而裨益。互相。

十一繕寫流通 善寫之士。凡遇求書法者。必選經書。中梓行世。其功德。藉以無量。

十二翻印流通 世神益。人心。免至蕩檢。除開。空權。天下之宜。集賢。翻印。之劫。荷基。於此。

1015 15888

十三貿易流通

書坊刷印善書。取流動銷行法。推廣貿易。或發兌於舉。行勝會。

十四旅行流通

年來交通日便。千里之遠。且書於途。散布為法。兩多裨益。

十五廣告流通

賣買商能利用廣告。則貿易日昌。宏法之士。大宜用此。

十六公閱流通

得經典而束之高閣者。有罪過。則置案頭。不能立公閱。大眾書處。

以上十六種流通法依據先賢定則參酌時代情勢擬之



中華民國玖叁年柒月 柒日贈送

王氏圖書館印送



台北市南京西路64巷14號二號  
函索附郵即寄

國家圖書館



002849099



國家圖書館



002849099

音